



第七册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六卷十九卷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十八目錄

宗系可考

李祠部逢暘一宗

李逢暘

楊先生希淳一宗

楊希淳

周監正相一宗

周相 周元 周章甫

相 都闡元素一宗

得某 祖元素

都都閩勝一宗

都忠 都勝

武臬慕高 一宗

武高

趙太守經 一宗

趙經 趙邦靖 趙邦奇

吳水部明德 一宗

吳節 吳明德 吳自新 吳自高廟諱

吳自伸

吳汝琦 吳汝璟 吳汝瑋

宋憲僉存德 一宗

宋溥 宋存德 宋夢聰

金大令光初 一宗

金斗 金光初 金山立 金山止

卜憲僉履吉 一宗

卜璠 卜鏜 卜願全 卜履吉 卜有徵

王方伯橋 一宗

王橋 世系詳下

王簡誼 王肇起 王肇興 王業 王良

王培 王基

王一居 王嵩 王淵 王嘉禎 嘉禮

王一宣廟 諱 王浩 王朴

王一政 王繼源 王橋 王獻 王萬邦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十八

鰲曉亭

青岩逸叟路鴻休子儀氏輯 金陵甘煦祺壬全弟熙實卷校訂

炳星如

李逢暘

祠部李公逢暘字維明號曰翰峯金吾後衛藉嘉靖三十六年戊午鄉舉隆慶二年戊辰進士公幼端謹若成人家庭顰笑不苟盛暑常整衣冠危坐終日無傾側容與人交誠意懇至人不忍欺亦不

帝里用何人
敢慢也視世人沒溺名利若將挽焉爲諸生時大
京兆喻時延以教其子公以師道自重出入未嘗
左顧見者肅然喻亦重之戊午舉于鄉喻京兆實
薦之公聞之弗善也絕不謁謝喻亦不介意時論
兩賢之公篤孝母沒哀毀骨立啖蔬處外三年悉
如禮舉進士方選庶常公本第七人當路雅屬意
焉固避弗就乃授戶部主事改儀部郎奉命遣祭
楚王事竣以白金贖却之公與楊子道南爲友居
同里其立志以聖賢相期讀書務體會之身心思

以究千古之絕學從祠祭郎歸值道南病癘公親
視湯藥無倦或以癘疾染宜少避公曰審若此卽
與道南同返夫亦快矣及道南卒未浹旬公亦竟
不起年四十四無子道南四十二有一子後亦夭
公篤于踐履不事空談及道南以名節相砥礪嘗
語所善者曰學校風俗所關須厚自待世間兒曹
態不足慕效也願後來者勉之及見天臺先生乃
曰吾不聞學得爲古之矜者止耳今而後知學之
不可已也公卒其生平著作多逸同社李公士龍

收輯若干篇李之平實楊之超邁皆所謂自虛明
一竅中流出者也或曰吳司寇刻其集有翰峯遺
稿

京學鄉賢翰峯李公志曰公隆慶戊辰策對大廷
諸公大綬得其卷而識之曰必其人金玉君子也
以視徐文貞公則益喜已擬一甲第三人矣俄易
二甲第四執政雅屬意公欲改翰林庶吉士公避
不就試已以戶部主事改吏部公又固辭已乃改
禮部儀制主事進祠祭員外郎主客司郎中公雖

居郎署每于朝政張弛及君子小人進退如其善
則喜若已出至有所不可憂形于色或夜不能寐
如任其責者會詔選良家子備六尚之缺公惟擇
相貌端淑者以進諸艷冶悉斥不與校試醫士相
謂無關涉僅供要人請囑而已公悉據藝業爲低
昂堂卿有託亦所不納其持守如此使楚藩王重
其名禮餽逾常格公曰使事有職不但餽遺不敢
當卽儀文過而未當者亦不敢不爲是正楚諸司
歎服歸而請告乃無何病卒公爲人清修介特勇

楊

于赴義其視利欲不翅探湯然蓋少已能潔廉自克至立朝事上以不欺爲忠推於人以行已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莫不謹而有法云
青岩路氏曰李翰峯楊道南二人所養者深淺不同而其根柢一也所謂根柢者義利之心自小辨而不惑也人未有此惑不早清而可以學道者可以立人品者夫楊李二公之俎豆馨香爲風百世雖以其學實以其品嗟乎士生根柢豈可忽乎哉

楊希淳

楊先生希淳字道南生之夕母夢笙聲滿耳羽蓋霓幢擁一仙官人數歲受諸經子史日數行俱下且了其意旣而爲古文詞下筆立就年四十象岡胡公督學南畿試孔子惜繁纓論見其詞辯川湧意爲宿學批曰草茅中鸞鳳及見其幼更重之旣奇其才又惜其貧遣就海虞錢公有威學因師友陳原習唐荆川無不忘年敬禮之館于梁谿華學士家華公尤相器重嘗贈以金百兩弗受比歸潛置其書囊先生登舟檢書見之則回舟力却乃去

聞俗

他日錢以告于胡公公爲却立咨嗟謂一童子能抗志乃爾由是名益著三吳之士皆願交先生歸而弟子從之者衆又與同郡李維明諸君交相切劘動以聖賢自待不肯諧信弱冠游庠試輒高等名籍甚而累試不第天臺耿公督學南來聞其名首試以學莫先於立志論大加稱賞因相與講明聖學先生由陽明上遡孔氏一日忽大悟曰道在是矣由是與人論學圓明透徹直指心要人無不悅服者素以方嚴稱至是益和粹時以方程伯淳

云以補貢至京師時方題貢不得補少宗伯理庵萬公雅重之歎曰予當爲國求賢今賢者已至吾前而不能用負愧多矣於是禮部移文定爲明年貢先生歸逾年忽病自知逝期爲書別知交談笑而卒年四十二嘗自爲墓誌謂人死當乞銘我固無求者死後乃有求耶中年發揮理奧批郢導窾皆先儒所未及臨終盡焚其稿吳司寇搜其遺者梓之

京學鄉賢道南楊公志曰公生而穎異矻然以古

人自期母早世奉其父以居溫清定省無小大具承其意二兄朴訥不能爲生計怡怡善事之雖家鮮儋石父子兄弟歡然忘其貧也未弱冠卽文行聲籍甚然紀無世人矜詡氣與友人李維明輩一以告道相切劘劘於是遠近從遊戶履常滿文藝外公若別有善誘者雖宿習汎剽亦日就矩矱異他師子弟司寇端簡鄭公學使弗甯黃公咸遣子受學公繩之不少假借其子亦彬彬然無敢以惰容見者學使亭州耿公至倡明理學當是時冠蓋

響臻博聞道術之士無不闡繹其說公徐衷以片言則皆心醉意消有至流涕者蓋其見徹而機圓投人常在針鋒薤穎之間不可以偏詞載也居嘗絕意聞達海內士大夫願交者其辭受雖絲粟必與義比審其所安性喜佳山水門人弟子撰杖屨以從無所紛華或取觴酒可夔語而已晚旣以他故斥其妻止城南僧寮感微疾卽爲書與親友訣尋徙其榻廳事曰吾不可以僑居不終于正寢也卒之日猶市酒餽酌其兄談突而卒是夕大風震

燕

笑

霆燦電若臨屋角云噫以公學行而僅以貢一至京師又不及仕以卒人咸歎之然區區遇合固不足為公言之矣

青岩路氏曰道南先生天資直上固其性然抑逢其時之多賢也前以天臺諸公為之引後以澹園諸公為之推而其間又有李維明者以生死之交相重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况其為麻者乎於是道南名當時聲後世以秀才而崇祀于學矣此之謂士之遇夫遇豈在科第哉

麻

周相

周監正相字東臯嘉靖中以天文生厯官欽天監

正加順天府丞深通高廟學每言士大夫知高廟者趙

大洲上不得算盤唐荆川川上得算盤然亦未到頂

能到頂者僧一行郭守敬矣荆川川得箬奚顧尙書

傳其法公為之印證嘗言知高廟理又知高廟數此吾

所以異于儒生知死數又知活數此吾所以異于

高廟官著勾股測望論勾股容方圓論弧矢論分法

論六分論嘗與荆川先生反復辨難所著高廟法皆

溪

推

獨得精髓嘗言候占星宿不但知其分野度數而已其光色星星不同要須隔紙窗穿隙觀之一見其光便知爲某星百不失一方可言占候耳顧文莊公云此昔人論星從所未發也

青岩路氏曰舊京世藉天文者不一家而名家鮮傳傳者擢碧瑄童先生後推東臯周先生碧瑄之道想亦循常家數較精者其子尙書公軒以天文重望一時然未聞有至言特傳于世一代絕學止傳東臯先生一人先生之學架荆川唐公上之則

其學可知矣第其家乘無聞秘府所禁又不外流此後之讀國史者宜詳採之者也

周元

章甫

周大令元字長鄉欽天監正東臯公之孫也能詩文自幼以文章雄視一世登萬曆乙未進士周吉甫先生曰初周勾餘元東裝將會試夜夢房神來辭天明述夢于父曰此去夔臺必第進士將易大宅以居故房神來辭我已發放去矣果得第選河南安陽縣縣尹未及一年卒于安陽噫房神之辭

燕

卿

傳

者辭其不再來居此宅也歟長卿弟某字章甫爲
顧太初先生門人亦才士亦條爾長逝先生有悼
章甫兼追憶其兄長卿大令之詩曰弟兄文采競
翩翩靈運才名比惠連桂樹忽凋淮水北杏花先
落寺門前一枰遂了平生事四壁徒看素影懸莫
向秋風陳九辨招魂誰與問高天

青岩路氏曰房神來辭顯示天罰也房神者宅神
也家堂土地之謂也此老神最關心人家之事如
設屏撤屏之說所傳多矣惜長卿之不悟也悟而

泪

有所悔辭者或猶可留乎惜哉已事無論余所感
者長卿兄弟固才士安陽漫逝已分泪湮章甫落
落容期間後非表揚于太初猶有生氣留于今乎
然則東臯祖孫皆以太初先生傳鄉國已

俚元素

俚都闡元素上元人大司寇顧公璘送元素赴闡
闡序曰文武二者由藝則二由道則一會其所值
措其所宜伊呂修于耕漁之間而建弔伐之功豈
嘗試于桴鼓之側乎是以君子學道以爲宗爾國

仗

家設武舉一科羅將相之才然必主于文儒試以謀議自宏治以來往往豪傑由是出矣吾鄉何君元素其一也元素沉毅莊直勇奮智藏能讀諸經史及司馬兵法早游學宮應文舉不第往就武舉一飛冲天非所謂傑出者乎由能學道應世故翺翔雲路隨所去就而易易若是也初試事甘肅習西北邊畧氣量拓邁繼還南都總水軍守浦鎮聲聞日流乃今拜入閩都闔之命余聞元素始祖某公布衣伏劍從高皇帝奮起爲都督府同知固亦

聞伊呂之風而興起焉者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宣皇威紹前列元素在此行也又曰浦口儀真安慶金山大江四塞之險也往敗逆藩安慶楊侯進之者今登督府何侯元素守浦口今遷閩闔皆南都虎臣之俊也今府軍左衛指揮張侯廷佐又拜浦口之命實代何而升於戲何吾江左之多賢哉抑自吳晉之代鷹揚虎鬪英雄之特起也衆矣如瑜截赤壁聖廟諱拒淮肥固不可以猛力視也青岩路氏曰南都勲胄之所萃也逮宏正嘉隆之

特

間文章巨公膺甲第而起者武裔居其強半蓋國家靜養人才之久文武融而爲一道固然也道所固然文猶興于武况武之故服乎俾侯詩書在是韜鈴在是亦其所耳顧公侍見之矣

都勝

父忠

都督都公勝字廷美其先河間人父忠以廢改南京羽林指揮家焉公年十五入武學讀書綴文與儒生等江東名士樂與之遊既繼父官甚著聲績累遷都指揮僉事奉敕守備儀真軍務嚴飭盜以

艦

平息而公益廉慎詳密百廢俱舉民畏愛之壬辰奉敕備倭鹽徒金藩等犯嘉定上海聞公至卽散去已復巨艦數百欲犯江陰公督衆捕獲之俘獻于朝漕運總兵平江伯薦之充叅將協同漕運仍鎮守淮安地方乙巳山陝飢奉敕運米百萬餘石往濟是歲平江內擢公遂代之三年陞中府都督上疏乞休致卒于家時推其能以勲始終名云青岩路氏曰凡襲世職者咸謂碌碌完身而已都侯乃能自直蓬中以勲名善終始然則士知立身

以可用于世亦何途不可獨奮青雲也哉

武曷

武臬幕曷號橙墩陳水籍而世居郡城橙墩家富而好學好客以義氣自命韓峯沈先生曰武本金陵世族鐘鳴鼎食其來遠矣橙墩聰慧夙成英偉果斷有俊才能文章詩書六藝靡不精究其賦性孤高不喜聲利大冢宰掄才擢授臬幕辭不就惟尚友賦詩敦誼教子以厚人倫以美風俗是以海內縉紳多知其名而重其道其視奔走于簿書期

會之間役役于車塵馬足而不知忝者遠矣誌曰橙墩居常重義而輕財愛妾蘇氏善持家一日燕客失金厄僕人競覓之蘇氏曰止收矣及客散語公曰盃失尋亦不得公平日好義任俠豈可一杯故令坐上名流不歡乎橙墩大善之其族人負碧山齊王孫千金莫以償碧山鎖之空室而邀里中客飲意在橙墩也佯令人洩之橙墩公乃出席曰族人囚空室而我高坐歡飲人乎即令曷償亦非難事何辱之深也王孫遂縱其人去而揖公曰敢

以煩公矣公歸謀于妻妾曰生平未曾求人今日且求汝首飾他日償焉妻妾置首飾于几乃數之曰人負已者不能取痴也人負人者代償之痴之痴也飲人數杯出銀千金痴不可言矣橙墩大笑評價攜以償王孫曰此值八百兩餘二百嗣償耳聞者咸歎以爲真丈夫也

青岩路氏曰橙墩甘犯三痴不折一氣雄哉夫財亦終去者耳方富于財而不以義行之不爲氣將之可謂知學者乎學不必如是豪而壓局騙之王孫則不可不如是以自豎人也

趙經

趙太守經號念溪世籍京輦少列京庠生善屬文夙有聲舉嘉靖甲子應天鄉薦連不售于太常俛從選部請宰百里得費縣以母夫人春秋高遂奉檄而往費在東魯最稱疲瘵公多方撫緝之而一切簿書聽斷迎刃立解卽老吏弗如也會礦寇嘯聚計擒其尤黠者餘黨無不竦息待罪踰歲奉母夫人諱以歸再起補令延津縣當南北孔道往往

遂

因民貧故多所廢弛公持廉靖隨百姓所利病而爲之舉廢不但縣之吏民共爲仰戴而南北士大夫之馳傳而過者人人德之而相與爲名也其當官視職如此而其政尤著者奸商以言誤巡鹽使者坐派鹽數鉅萬下縣責民間易之邑民洵洵計將遁去公亟止民而上書臺中力陳其不便議遂格民安其業誦之不衰治績標著進爲太僕丞而兩值上謁山陵諸扈從馬匹悉屬公給辦比終事帖然無一人睚眦者上賜以鏹幣嘉之尋轉戶部

員外郎監督黃土倉主內監糧料適上駕出卜壽宮一切供億躬自釐定貂璫不容蜒引窟據而商人無漁獵之累時上在感恩殿勞以酒饌白金蓋殊遇之典也旣而權稅滸墅關關通末游豪右習于射利稍稍踰節大誹輒興公秉繩墨一以峻坊歌聲載道焉事竣陞本部郎中三年報成晉奉政大夫父母皆贈如其官先是延津報最業得贈典在太僕時遇兩宮徽號覃恩再得贈而茲復被綸命以榮及其親所遭良厚幸矣迨擢守貴陽人謂

道遠郡僻在疆場非其當公視遠如邇以萬里爲一席之地慨然就道至則刻已務省約而因俗致理與民綏靖之朔望進父老于庭問其所疾苦而申明其約束以固疆圉諸苗種有負竄竊發者條上臺中懲一以儆百郡中肅然公飭書院羣諸生時弦誦其中而已諸當道咸歎異之以爲得賢守旣而入覲忽有飛語構之者公卽脫屣而歸公敷歷中外所至見德所去見思其名炯然有在世之耳目者及退而家食不復涉世故而思以逃乎其

名則惟閉戶謝軌課二子講藝以歲月意豁如也家當舊都宦轍所集通顯故交來視每引疾不出甚且按節使行部滿去猶不聞舊都中故二千石名者嗚呼進退各異其致誠賢者立身之大節庸詎爲滄澗河湓以與世相浮湛者哉公二子邦靖邦奇

太史幼峯余氏曰里人故喜談公孝行兩割股以愈二尊人疾此誠爲多余雅知公則以公鞠躬信義務恂恂君子之風不以巨麗夸佞相矜高實足

軌俗之獨靡者乃若家世受賈公獨能以儒業顯其身而又繩繩然推其教于後嗣二子纍然以經術蔚起久負用世具詩書之澤其滋大於世世哉青岩路氏曰公二子邦靖號宦崖居長未詳其後次邦奇號鹿崖太學生先祖瞻溟公長女適之休之大姑父也家素殷公爲人倜儻以才畧自許後授遼之瀋陽衛經歷萬曆四十九年瀋陽覆沒公死之公一子字子世廟諱顧文莊公之子壻也幼質雅令學未成晚年食貧而哲姿寤髮廳然若仙歲八

十餘卒子四長謙字益之少以才名早列京庠後亦卒年八十外三同字于野庠士餘二才而未成時又有鳳崖者鹿崖族弟以賈起特殷富子六人一太學五郡庠稱盛一時

青岩路氏曰余家舊藏念溪先生朱筆手評後漢書一部書爲全註監板評隲精密並註亦字字訂徧余童草之後深所愛玩既爲人攜去數冊以殘不念遂全失之今乃思前輩手蹟雖殘當寶而往顧不知可歎哉

吳明德

父節

吳水部明德字子明別號鳳洲鄉之人尊慕之稱鳳洲先生伯子爲水部尙書郎時覃恩進公如其官鄉之人又稱水部公公系出唐監察御史少微公居歙屢徙居祁門之莠洲六世至隱君節節生公公生而穎朗自其挾冊之初人業已日攝之隱君撫之歎曰吾家世受賈非儒不亢吾宗使若能學吾當爲加一餐公乃治經生業年十八超然有遠覽志嘗謂不覩上邦者不知英雄之所躔於是

第

從隱君之金陵慨慕久之因卜居焉尋以推擇爲應天諸生每試輒高等然挾以試于鄉顧屢不第餽學宮廩二十餘年督學以次檄貢當及公會伯子起家進士不欲更妨同舍生路竟上書辭去蓋公雅負雋才視取一第掇之耳乃久困諸生遂并其貢而薄視之不爲卽以伯子貴貤封具有冠服歲時一再御之已耳而埒然不明得意此其中蓋誠有以勝之先是公由祁來金陵家業中廢公固長才以計然之智授人轉轂家居坐策之卽千里

往往合應以故家日益起念母弟俊德從弟至德
達德懿德齟齬無以自業一體厚視之書所稱友
于兄弟蓋自其性所篤非有效慕爲之公尤重然
諾足爲人倚信姻族間黨有不相能介恃公以解
者多悅服去金陵故佳麗地俗詡詡相矜高公獨
愉澹有獨行居五十年不治垣屋不去三澣衣不
厭快分外以昭躋于人梱以內一切紛華服飾不
習比伯子大顯盛卿大夫車騎相望公益飭家以
謙慎故家政疑疑足風訓焉晚年多病通聖廟秘術

更簡應接執謁無所通燕居一室置大鑪其中竟
日迴旋夜卧令人時警覺之或誠公少息無已太
勞公持之甚堅蓋其自有與心會者固然得年七
十有一而卒卒之日禁家人不得入卧內若將凝
神而返眞者丈夫子三人伯子自新今爲憲長次
自諱次自伸彬彬文學世其家

太史公伯祥余公曰吳公偉姿狀昂昂玉立與客
談天下事披窾指鍵靡不巧中至以一寒生能用
畫筭坐而歸富此其智有過人者矣又割橐而投

諸季不恡豈不恢恢義士哉自少爲氣負才高晚節乃務醇謹蓋其志念宏深其伯子又爲余言自新三仕浙迎養家大人邸中每請執疑事一言而奉爲符節毋爽夫伯子誠賢猶出公型植假令授公以位其所就功業可旣哉而天顧靳之然公樂崇行誼足以光植恆范卽不以功業表見當自有顯名不絕者公始受業先柱史後予稍長知讀父書同公師事奉常許先生又後公伯子自新與予同舉于鄉蓋兩家稱交好者凡三世垂五十年故以予所睹記綜其終始爲之傳

青岩路氏曰余古峯吳鳳洲俱自歛來相次名著京師鳳洲逮伯子而發古峯及身已顯並啓家世鼎望于時遂爲吾鄉盛族異矣哉地靈待之乎抑知地靈者善于就之乎造化之心固可思矣余兩世易而爲徐吳則迄今人文代起不息云

吳自新

少司寇吳公自新字伯恆號曰蘊庵江甯人丰儀玉立弱冠爲諸生有聲天臺公來督學政首拔之

與之論學駁駁度越流輩嘉靖甲子以亞魁舉隆慶戊辰登進士第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出董徐呂洪務補營繕司擢守杭州陞按察副使進布政使司遷太常寺卿以右副都御使巡撫河南召爲南京刑部右侍郎公初任治河審擇便利杜并緣乾沒之奸罷不急無名之費總總爲萬全計司空鎮山朱公中丞見海翁公皆曰公以遠大器繕部督工大內故事貂璫以徵材交歡主者公絕不與通按役稽工程材授精宦宦無敢侵漁其間杭故難

官

親

治公敦大靜深不侈威聲而剔蠹除奸不肯少貸有廢勲貴匿重犯章某于家公執其翼虎若干又刈之而論章某如法勲貴乃潛遁郡有豪宦當大辟公按如律監司休其勢屬公寬之公寢不行後直指使者以取訊故詭出之然竟不敢睨公戶有寃民滕某累歲不決公廉得誣狀立破械釋之其人感泣範金爲公像虔事終身焉織府金巨萬前守多利爲私橐公一一檢核不濫出入歲省數千緡杭之人曰昔大司徒梁公以清正著今復幸有

吳公矣公暇則宏獎文人曰引諸生課藝士風爲之一振爲副使備兵溫處公稔知承平法弛核軍實杜吏弊水陸總哨有不知兵者悉汰之海防肅然加叅政督儲公先與之期至期無敢後者坐是上計獨先他省云按察案牘盈前一見立解揚清激濁風紀澄清尤精于法律能令老吏震懼繼爲布政久于其地益諳機宜主藏吏以餘金例進公叱而懲之歲積羨金悉充兵餉幕職領差往往請託公以敘而遣卽有力者不得越次歲款賑卹有

條全活甚衆開府河南諸務傍午公調停區畫尤加意武衛以戒不虞時宗藩驕橫公於每宗選其俊彥各占一經爲宗學長始皆斤斤奉法會陳卒以餉不時聚而囂公立逮首事者誅之脅從罔問咄嗟而定陞南刑部侍郎卽與諸司約謹官箴慎交與簡聽斷數十言人共遵之視篆兩月疾卒公才望隆起雖晉秩卿貳士大夫猶惜不竟其用焉天臺先生誦重之常語門弟子曰誰謂伯恆不講學伯恆語默動靜無非學也中丞及泉李公嘗稱

公履中正樂和平人以爲知言自幼卽毅然以聖人爲必可學然不侈辨說惟闇然自修而已泊焉無嗜獨嗜詩書起萬卷樓以藏書晚而好易宦邸構洗心軒家有玩易窩每怡然會心發舒闡奧居常擇地而履比遇形勝未嘗不探幽矚奇以寄遠懷與人交開朗無所匿尤敦孝友里稱其家法生平不立崖塹親之者若負暄至遇所守屹不可搖馭屬吏不以小法微文佐喜怒有細過必彌覆之一善則獎借之至聞海內賢人君子輒願執鯁或

報

遺軼在野則多方汲引自省署厯藩臬開府以至侍郎所推轂賢士大夫遍天下焉蓋樂善慕義其天性然也卒年五十三遺稿有大受錄子汝璟癸卯舉人長汝琦季汝瑋

韞菴先生自贊其小像曰入道德之門而不談道德處功名之地而不競功名探仙佛之源而不宗仙佛博詩文之趣而不習詩文世方赫赫我獨冥冥世方矯矯我獨平平寓形軒冕寄興烟雲閒中風月靜裏乾坤斯柴桑處士所稱無懷氏而安樂

先生所記無名公者歟

學士幼峯余公曰余初與公先水部公世交公方
卯角嘗為郡學同舍生又同年舉于鄉公先余登
第余往來分署未嘗不為數日飲比余通朝籍公
適為司空郎後公外補每以職事入都門又未嘗
不殷勤道故而余司成南太學公亦以司寇南來
聚散離合四十年間歡如一日而公忽下世歐文
忠公曰交游難得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于
世亦不可得則余獨今昔存亡之感而已哉

韞也

青岩路氏曰先是公卿名賢不少或道學或文章
未免各行其習性韞庵先生獨淵然不自露其聲
色蓋古之君子出身仕路理當有如是者之如是
者前有梁尚書後有吳侍郎二人氣象為畧相彷彿云

吳自高廟諱

吳遠庵先生自高廟諱韞庵公弟鳳州公之仲子也顧
文莊公遠庵先生序曰先生之與予友也齒視予
十年以長予兄事先生而舊以丈人行事先生之

伯兄少司寇司寇先大夫綰帶交也先生不以少
少予辱以世誼收之予亦輒自忘其固陋跂而與
先生友先生嘗爲予談天地人物之紀皇帝王霸
之畧變給覆逆之數老釋元空之奧予犁然有當
于心予時出其臆見與先生議論上相下先生亦
未嘗不爲之首肯也先生立志甚大任事甚勇求
道甚篤持論甚高居恆自語語人以聖人爲必可
至不欲規規然得一察而止遠庵爲諸生於時事
有拂于心者若人有緩急必慷慨激發感槩赴之

不以誹譽得失爲解因司寇登天臺先生之門又
從復所澹園海門諸先生游其學日益進早夜孳
孳鑽厲不厭諸先生無不推重之者至其論事必
權諸理論人必衡諸道心不營位勢而計畫如睹
口不墨臧否而涇渭必嚴予聆先生言退而爽然
自失覩覩然驚常自愧其議論之卑也先生旣以
經明行修著于家司寇旣往人謂先生必且召公
車試軒策用所學大顯于世而久之未遇迨今日
先生則已厭富貴之羈馬矢不復關世事矣伯子

文學君開敏有雋才足以代秉家政先生遂一切付之都無所問第日與二三君子究性命之理求所謂太上與第一義諦而已蓋志彌大任彌勇求彌篤論彌高回視曩之所得且如攬滄海而小百川之惡沍登太岱而下衆山之坳迤者矣或謂先生宜出而用世者也聖人在宥素德方升先生豈終爲山中之人哉夫先生之爲用也大矣世有用而用之用有不用而用之用用而用者有待失其所待而用者亡矣不用而用者無待不以穢疵其

素不以外傷其內不以人益其天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耶而可以蒞國可以壽民可以養生可以忘年此先生之學與時進而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者也於是先生之年六十矣予不欲以世所稱者爲先生乃爲述先生之所以爲學者夫長于上古而不爲老後天地終而不爲久先生坐進此道久矣何俟予言予生後先生者十年聞道之晚不啻退十舍夫存精神而久生忘精神而超生子求與先生相視莫逆遠矣然辱與先生友則猶願以尺

帝皇朝不文卷之十
喙寸管爲先生究之也

青岩路氏曰韞庵先生難爲兄遠庵先生難爲弟
此一難者蓋不得以遇不遇重輕之者也水部公
三子伯以勲名紀于代仲以學問望于時人品可
觀風雅則可遇不遇咸足以世其家豈不盛哉季
自伸俟更考

吳汝琦

汝璟

吳茂才汝琦韞菴公長子博學能文新建張相國
鹿門茅先生深賞識之次汝璟亦少以才名著登

萬曆三十一年癸卯鄉薦先是韞庵公與澹園焦
公少漁董公同嘉靖甲子榜是科汝璟又與澹園
子周少漁子天世廟諱並舉兩世同榜一時美之瑣事
云近舉人中年仙逝汝璟沈應宿

青岩路氏曰吳氏一宗自韞庵遠庵而下人文奕
葉不減明末清貧者實多而每門以內人皆醇醇
守書士具逸逸顧品說者謂其美富不如昔而雅
馴實勝今洵夫故家之眉也更代以來舊族替者
多矣而吳宗甲科累起是皆鳳洲先生之遙裔也

先生之澤長矣哉但其家自新自高庸諱自伸鳳洲先生之子早已自列三支少司寇公自新之子汝琦汝璟汝瑋旋已遞分三葉其他支葉更無悉論而譜牒未見文行難詳徒耿于懷欲書其聞人之條系而不可得一以俟夫異日云爾

宋存德

父溥

宋憲僉存德字惟一號浴泉復號育齋先世出宋元憲公後隨南渡徙吳縣後徙應天因占籍錦衣衛家焉累世攻醫公父溥嘉靖辛卯鄉薦令樂平

通府饒州致仕生二子長存禮次卽公也公才穎朗有志槩謂青雲可立致久次始舉于隆慶丁卯越辛未成進士授山東安邱縣令安邱地瘠民疲多就亡匿公下車卽招撫之稍稍復業乃爲之商利病裁賦酌役著爲永令刻廉崇儉甚得民心行部使者累以茂異薦而終格于監兌竟改浙按察司知事未幾陞河南沈邱縣令縣在陳潁間故多盜其人吏儇而健訟又時有水患公力爲經理振刷之卓有成效三年上治狀擢主事南工部又分

司真州公貞憲潔身暮年報政進南京刑部員外郎又進南京禮部郎中公故家南京而又官南京從旁偵之者小不得意輒興大誹公執直盡誠夔夔若將有越以是警于官而鄉評益重之居四年陞弗建按察司僉事分部建南公至則摯綱肅紀捃束吏猾不假毛髮合部方想望風采而公以署瘴受傷卽自劾歸未及得請而疾革年不及六十公頽而偉立健談辯時出詼譎琅琅傾聽而簡易直致畧去邊幅人多樂親之性尤孝事諸兄友恭

兼至教子以清白爲業其子卽家庭燕見不敢褻也居恆不喜華靡仕且十餘年奉身之外無長物焉此豈有所勉飾求外眩而靡裏者哉而不獲享高年悲夫子五人夢彌夢周夢鳳夢騎夢驄驄傳有詩集二卷

幼峯余太史曰初公弱冠遊黌序有聲余以經生業朝夕相切劘督學使者每稱高等生則繆以余與公埒視自未遇時蓋習公有鉅才繼以先後各登第萬曆甲戌春公以安邱令人覲會監兌者恚

帝皇明... 卷十...
公謂稅糧不及額例當調乃銓部雅知非其罪也
因附訊公盍疏其誣得不調公竟不答也是其人
矯然不以夷險殊志余時在朝禮聞其事蓋又習
公有亮節夫以公坦度而能善攝狷守而不好近
名卽上壽可無論已而乃年不及六十豈修短之
數固未易識哉

青岩路氏曰劉氏存徵云公長于詩傳有鴻雪稿
隆慶元年丁卯休大父暨公同鄉舉同舉者六人
姚公文芳無聞顧公九德司理金公元初暨先大

父止縣令公及卜公履吉皆仕至憲僉一公暨先
大父誼較密其後姻盟交締者屢屢而公之後人
尤多偉雋當明之季騰風藝苑者玉多聯璧珠每
交輝雅善交遊槩存舊韻休所及卜遊于清夜卜
晝于文壇者亦匪一人而少年疎率原不知問人
淵源迄今數十年後遂並其字號而忘之拊懷以
憶殊增自歎而已

金光初

父斗

子山立

山止

金大令光初字元予上世家大梁宋南渡徙金陵

國初徙吳葑門五傳爲君大父鏊生君父斗嘉靖
癸丑復徙金陵而生君君勤修嗜學隆慶丁卯舉
應天鄉試焦太史金君元予志曰君爲人外若夷
曠而內行修飭不自點于利績學勤敏手寫書至
累數十帙而不夸多于人明習世故胸中洞然若
數秋毫而墨墨如不能言者嘗稱曰治民無他無
擾之而已故所至樂其簡易而折獄鋤姦則于罪
靡有不得先是歲乙卯方泉趙先生董南畿學政
余與少司寇吳君伯恆憲副張君維德學博李君

鼎卿及元予五人者並以總角入京兆學相友善
已又同館蕭寺以文藝相劇切數人之遊歡然如
兄弟不啻也甲子余與伯恆舉于鄉元予以丁卯
維德以庚午鼎卿以戊子舉五人相次脫穎都人
士盛稱趙先生爲知人乃伯恆維德先後登進士
余與元予困公車者餘二十年己丑予叨一第元
予猶抱璞不售知者歎之元予自念不微一命以
逮親乃遂俛首就銓選得奉新令以去年餘遂以
內艱歸少宰某邑人也生平鮮許可而時時稱元

予所以治奉新者癸巳服闕赴部余謂少宰令君操牛刀而泣巖邑批郤導窾亦云勞矣願請善地佚之會遷安令缺少宰乃以元予往而元予之治遷安猶之其治奉新也在任二年當大覲元予來都門數過余飲酒談笑道少年同硯席時事厯厯如昨適有他故不相見數日人言元予病急往視之沒矣哭之哀尋與尙書王君出其裝纖細皆其手所籍記兩歲中以俸歸者十有八金橐中之餘裁七金余約于同鄉釀錢以助始能棺噫可謂廉

矣尉及史胥僕隸從元予者亡不人人哭盡哀訃聞遷安則遷安人亡不哭盡哀者元予操姦猶如東濕然乃能得人心如此則予所謂其簡易者可樂也元予子二長山立次山止山立來奔乃扶櫬南歸山立長洲縣學諸生初元予舉于鄉後復奉父還吳云

澹園太史曰余觀古所稱循吏不獨以廉近世郡縣以墨敗者什七間有能稍飭簠簋輒沾沾自喜謂莫能誰何我者務在搏擊叢怨無辜以自標異

而為名高令士民重足廩廩廉而剝矣元予兩任
百里之長迨沒而其廉見非以為名也故治行平
恕不為赫赫聲能令去而見思沒世而有餘慟斯
古所謂循良者非歟

青岩路氏曰士可無良友乎哉元予先生苦志讀
書潔躬砥仕而倏忽一朝亡于京邸不有澹園公
始終知己誰為言之親切而知其冰懷鐵骨如此
者乎然則先生之來沒于客天不欲廉士之沒于
無聞而俾就知己者益眼見而知之以傳其實也

舊京多金族此一族自吳來復還于吳不列諸金
之內

卜璠

際

卜封公璠號樸庵生而慈仁喜周濟行年五十即
不關家務日施藥掩骼放生葺路若其分內繫事
者嘗欲卜地牛首之山之側中途見負擔暑中者
咸苦渴即以其資且穿井濟之井在鉄心橋有碑
亭邢雉山太史為文記其事間過某橋聞橋下哭
音惻甚跡之則夫婦為債家所逼挈幼子欲自盡

呼

也因語之曰何至是急與之金償之以生其人明年冬返自吳江夜深而舟覆與家童及舟子攀舟之底飄多許里不見一人寒甚忽見前岸一燈往叩其門不納哀懇再三開門則昔之橋下人也夫婦拜呼爲之具食爲之燎衣次早爲之易舟以行識者謂此公之濟人自貽濟也公居恆對子孫言輒以忠孝寬仁每取古人言行可法者筆諸冊以時時告來者子鏗孫履吉皆掇巍科益諄諄教勿矜期以濟民利物上報君父晚更萃心曇氏法壽

鏡

八十有七豫言來臘廿四日午當去逮期沐浴端坐問時午乎家人不忍言曰未也呼合家拜別家人又不忍拜曰何不達也生之有死能違乎拜者失聲而公已逝矣身不少欹三日就殮面光如鏡也

青岩路氏曰天之生物也栽者培之因材以篤此理自我先聖已明言之何謂弗信樸庵公一生視人緩急若已分內緊事此心果不誣此理勿培于天乎卜宗之茂迄于今固栽于昔者深矣天之培

物也視其緩者緩報諸其子孫視其急者即急報之其身則樸庵公橋下之人是也此理絲毫具見赫哉何謂弗信也

卜鏜

卜長史鏜字子振號曰虹泉樸庵公之子也登隆慶庚午鄉薦長于詩著有三華館集瑣事云隆慶四年庚午鄉試治中包公在場見填榜逾四十名本府無列名者遂言曰應天費許多錢糧費許多心力曾不見一人中式官府無光彩此公有才有

守越府尹言之故理直詞壯遂得中四人科貢誌云四人卜公鏜禹州知州吳公伯誠尙書吳公文度之孫也推官王公橋貴州左布政使推京兆尹未任顧公國輔憲副以子文莊公追贈少宰青岩路氏曰四人皆可傳之人亦不愧包治中之一爭矣卜公誌傳未考俟詳

卜頤全

頤全卜先生當隆慶丁卯其伯子中立哀然鄉舉時先生年三十有八耳都人士既艷其得子賢又

頤

艷其得子賢而早顯謂耳目所少邁先生家世故以吳中素封隸上都金陵古稱佳俠地俗尙遊靡裙屐之彥無不乘堅刺肥衣絲躡履吹竽鼓瑟相驕穉者而先生泊然一無所營有子早貴鄉社之晏父老子弟無不交讓先生先生顧歆然自挹損未嘗以是參媵而爲車上儷也于是里之薦紳士與先生爲把臂交或奉塵尾以從先生遊者靡不人人心折以爲先生之得天厚而自修者醇其所蓄取于天地與其所未盡之用必且盡待之中立

鹿主

顧中立薦牘公車者久不報人爭致疑司契乃今萬厯戊戌中立果登進士第而先生明年且壽七十矣中立方以泉李行而以諸同年進士豫爲先生舉萬年觴人乃知司契者之無所疑而先生所待者必可待也

頤

太史顧太初先生曰頤全先生金陵之有道君子也今卽以頤全之義論之頤之象慎言語節飲食蘇子曰言語一出不可復入者也飲食一入不可復出者也故君子以觀所養而余又以爲人之生

娛

逐願

也與接為構日以心闢凡精神知故日赴于欲皆出而不復入聲色貨利日捐其志皆入而不復出者也先生冲恬淡泊甘娛乎混沌之鄉而蘧廬于太素之野蓋于所稱拂經于邱願虎視眈眈其欲遂遂者毫不以掛其胸懷以是為頤所得全者不已多乎哉至頤之象謂養賢以及萬民為頤之時大先生子以中立愛而能勞用底于成方來者六五之順以從下上九之大有慶者頤之全乎知先生之又不止備一身矣頤全先生有道者也即以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十九目錄

宗系可考

王即中堯封一宗

王敬所 王堯封 王廷鉉 王仁澎

王仁濠

林孝廉章一宗

林章 林楸 林古度

張參議後甲一宗

張昭毅 張口 張後甲 張氏憑

張氏懿 張氏志

湯太守有光一宗

湯有光

陳評事舜仁一宗

陳維瀚 陳舜仁

張運使文輝一宗

張鏗 張文輝 張文曜

沈明府天挺一宗

沈天挺

俞少卿彥一宗

俞一元 俞彥

韓通政國藩一宗

韓繼安 韓國屏 韓國藩 韓國楨

韓國棟 韓范

丁太守明登一宗

丁毅 丁明登 丁確飛

徐司理曷一宗

徐曷 徐廣祐

雄

帝里明代人文畧 卷十九 目錄
陳學諭元慶一宗

陳元慶 陳大韻

徐主事有聲一宗

徐有聲

許隱君承謙一宗

許承謙 許之岳 許景榮 許蒲塘

許吳儒

高千戶仲光一宗

高仲光 高居仁 附 范繼申

黃助教居中一宗

黃居中 黃虞稷

錢封翁自強一宗

錢自強 錢源 錢滙

夏同知尙忠一宗

夏尙忠 夏時泰

鄒茂才孟淑一宗

鄒孟淑

孟保御繼孔一宗

孟繼孔 孟景沂

周先生暉一宗

周暉 周夢熊

陳先生昂一宗

陳昂

李封翁雲鵠一宗

李雲鵠

李在公

李敬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十九

鰲曉亭

青岩逸叟路鴻休子儀氏輯

金陵甘煦祺壬全弟熙實菴校訂

炳星如

王堯封

父敬所

王郎中堯封字爾祝別號華岡王之望金壇自宋敷文閣學士彥融由江州徙入明子輝公父子以孝友著五傳贈承德郎敬所公公父也時門中顯者自恭簡公以學宦大與于朝公與弟太史公尋

興

繼起益彬彬以華腴望江南矣承德公配曰葛太
安人皆以公貴公少奇穎自拔流輩承德公心知
其不凡謂且遠到雖對客不讓弱冠公卽列京校
已耿恭簡公來試得公所對識仁策異之特拔置
高等自是屢試輒冠其曹萬厯癸酉舉應天鄉試
之第十二人公符采英時旣獲雋益負其才氣軒
軒若霞舉癸未果以第三人冠南宮榜廷策後銓
授戶部蕩建司主事管黃土倉以翰局著簡督清
源鈔務更以清嚴著丁亥監兌江西時歲連被軍

幹

民並困公條上便宜策所以蘇彫劫寬輸輓者凡
十有三皆著爲絜令事竣有司沿例哀公費之餘
進公色然駭曰何用挽我自是諸郡邑私謁毋敢
踵公門矣旣回部以三年滿書上考得貶恩父母
如故事已丑晉廣西司員外郎庚寅晉山西司郎
中辛卯再以六年滿奏且給寔授矣俄有南昌之
命時蓋有從中尼之者公以資望不宜郡而郡卽
五馬貴非其意也旣之郡壹切以恤民隱視吏弊
挫豪強興教化爲先與藩臬嘗抗言侃侃無所遜

自木

上

諸藩臬公亦多以格外期公會當大察京朝官蜚語再中之遂坐以考功法解郡綬亡何版佐許州公意殊不欲往徘徊久之適奉太安人諱旣除赴銓得宛丘民有侵大皞宓犧氏之陵者以其豪莫敢問公毅然奪而復之守以志事屬公公發凡起例多前人所未睹累年草乃就嘗語客曰有此志不負爲此郡矣己亥陟守滄州州苦租調繁單下戶多逃亡者公極意蠲之爲編減舊額什之六民大安之會朝正詣闕下同郡吏首以治行推公而

下

銓議又以先入者主之擬公論調遂以別駕治山東之兗州癸卯同考山東省試得士聲籍甚乙巳晉南刑部廣東司主事踰三年晉南戶部陝西司郎中當是時公之浮湛已久同升等輩皆已公卿每以公白首郎潛爲歎公拱默居之可旦夕陟藩臬去乃以議論激昂與言者忤至交章公車間久之部議又以公守思南矣黔地險遠公以爲名遷而實抑遂不赴疏乞以原官致仕旣得請日衣郎官服與諸曹大夫聯鑣接席而游明已之志有在

金緋非所慕也生平喜賓客竿尺常不遠千里之外自守官逮林下嘗以一日造請以一日赴客飲以一日召客隆冬盛暑絡繹不厭而性酷嗜書繙閱購寫無虛日爲文深自谿刻尋常尺牘非細味之多不易得句然公自負有獨解著書滿家後世必有爲公子雲者矣延接士類持行巷造門者必束帶倒屣迎之得一佳士輒逢人稱詡不置嘗欲開局網羅今古爲大部書以垂後世條例已具而公尋病故惜哉公處家孝友承德公生不問家人

產而門多長者車公時爲諸生務委曲供具順其意仲弟以明經爲郡博至宰邑公之推輓族兄雙山先生德行清邈身在岩穴而名動京師公楊挖之力蓋居多矣他如合族秀羣試之以就其才皆劬勩不遺餘力元配荆安人早逝繼許安人相對如賓入其庭後堂無絲竹密室無裾屐自架書外第以酒鎗碁局爲樂耳公體頽而長骨陵嶒直上素鮮霜露之患以萬厯癸丑六月之朔卒卒前一月健飯酬應賓客如故也居恆以許安人賢善持

忘羶

家一切有無置不復問易簣時未嘗一語及此公之風素可知其槩矣年悠名盛而志不克展以是爲公恨卽公何有是哉公年七十有一子廷鉉孫仁漉仁濠皆應天諸生

顧文莊公曰公少負軼才獨立物表其氣足以籠蓋天下曉經世大畧宦轍所至皆有稱憐才愛士獎借拂拭惟恐不及士亦以此附之獨立性不撓不阿上官不徇要人旨不羶附世之有時名者以是得骯髒聲教更挫抑憲前跋後雖息者萬端中

之然終不能澆以官箴一字蓋公之熱心冷面直腸快口舉袂抗顏不爲威惕其挾持固有夔與人異者公生平揚人善常衝口而發無所不快意余囁嚅不能盡言公善余愧公矣

青岩路氏曰本傳顧文莊公筆也其文迭宕風生與其他作不同蓋欲以筆力追華岡公之爲人也華岡公之生爽朗雄快藉此加三毛之筆已形神勃勃俱在矣而猶恨曰囁嚅不能盡蓋深歎華岡公之爽朗雄快難以言追也噫公於華岡可謂醉

帝皇明仁人文集卷十九
五
心之甚矣華岡公而沒亦何幸有此心知之親友
哉

劉氏存徵云華岡公歷仕加意人才尤念恤民隱
常志在革弊鋤奸精于法律而用之以道嘗言明
豈能盡奸要在執一實以御百虛法豈能遍有罪
貴乎刑一人而萬人懼所至政皆以廉能稱其戒
子弟曰吾家世淳樸勿習于澆世清貪勿汙于利
世讀書勿荒于嬉人以爲名言所著有學惠齋摘
稿

青岩路氏曰守清門之石畫盡公所戒三言而已
余以爲三者世讀書爲重舊家詩書之味不斷則
自不至汚于利不汚利則自不至甚習于澆故讀
書家之子弟雖極貧不可荒于嬉也

林章

林孝廉章字初文閩人寓金陵家焉沒葬于此墓
在高村楚竟陵鍾公惺拜初文先生墓有詩其序
曰先生閩之莆清人詩文有異骨不爲嘉隆人聲
習讀之知爲豪傑亦耻作文士好侷儻之畫策竟

以奇為異已者所中齋憤而沒葬金陵牛首山之
 高村有子二人曰楸曰古度皆以詩世其業楸即
 子立古度即茂之蓋先生沒十年而惺獲交其子
 又十年為萬曆戊午三月十一日乃拜其墓贈以
 詩今墓道稱林初文孝廉者以先生曾舉萬曆癸
 酉鄉試也詩曰亦是閩中窄終難有此人異鄉三
 尺土在日四方身羸博從吾好要離不苟鄰文為
 生性命俠作死精神直以身相友非緣子拜親骨
 埋良有故滕屈豈無因炯炯今堪古存存夜向晨

滕

眼光猶未落屍視最為真

青岩路氏曰鍾公拜墓之年戊午萬曆四十六年
 也溯上初文先生之沒二十年當在萬曆二十五
 六年丁酉戊戌間再上元年癸酉更二十六年則
 丁戌間初文老吾土老孝廉矣未占初文先生以
 何年寓吾土起要迄今亦百年之家也吁鍾子曰
 亦是閩中窄終難有此人若吾土有林初文輩累
 百而莫知濶矣哉雖然士居此土窄者莫容濶者
 莫短茫茫此中彼此何異然則竟陵一拜倘沒者

知

有知豈不干秋弗恨也歟

林古度

兄楸

林山人古度字茂之閩孝廉林初文之次子也知詩善書工畫以此東西南北遊于名達之間生萬厯之初易鼎之後茂之猶在衰矣其聲名盛起則在萬厯季年當鍾譚馳名之世譚林之交不過緣鍾至鍾儀部先後游于金陵蓋一惟茂之是與雖子立茂之兄弟並取而其意之所歸者茂之也涉閱四方恆相期待居閒一日每共唱吟山川之遊

園亭之賞風日之美雨雪之佳雖廣知交而茂之無往不在別則相思晤即不舍往來吳楚嘗迭爲賓主焉鍾子在金陵守歲茂之宅有好住雖君宅終爲客子身之句又題茂之畫壁云胸中既有真山水壁上何知非絹紙約畧山雲膚寸間汨汨俄焉潤圖史意所纔見筆輒追不然過眼將失之有時伸紙乞君筆未必風神能若斯蓋其時茂之畫壁以館鍾也及鍾子將移居又題詩以別畫壁曰屢欲移居向他處念此數回不能去山水無人秋

作聲一室無人自朝暮畫壁本圖當卧遊誰知終亦不能留此中清景消不得况乃置身林與邱茂之至楚鍾亦課除草屋以客之其詩曰園荒吾且廢君曰可幽居愛此山川意兼爲朋友廬纔因稱賞後稍事掃除初竹樹行將乞榛蕪以次耨繁宜先去甚淨亦自成虛到處有衡泌游棲當晏如又曰爲此云已晚從今漸亦清重編籬有法頗去草無名居僻交宜恕朋來趣共生牀移庭最淨杖就樹初晴疎密因時取縱橫各意成閉門幽豁處山

月不難明觀此則鍾林之交可謂密矣林詩未見在鍾集間獨與林爲多一則曰與茂之再則曰與茂之至登泰山亦挾之以行以相唱和蓋實視之以詩人云

青岩路氏曰伯敬鍾先生遊金陵久而其交深者止林茂之胡彭舉二人今觀其詩其與彭舉也敬而其與茂之也愛日光之別或者在此歟然而於茂之亦已重矣初文之墓至于下拜其詩雖曰直以聲相友非緣子拜親而其實緣子拜親矣余未

知茂之當日何以得之而其後也何以答之

張後甲

父昭毅公

張叅議後甲字丁也別號心澳上世滋陽始祖林以力士備宿衛從文皇帝北征累功至鷹揚衛指揮僉事世其官遂家金陵七傳爲昭毅公倜儻有義決喜通賓客工詩舉武進士生二子長都閩公次卽公也公生俊秀而體羸善病父母惜之年十四始令就學時公則已日誦千言嶽嶽曹偶間矣迨補博士弟子踽踽弱不勝衣劬書未嘗言飢也

萬厯丙子舉于鄉爲其榜之第七人明年連雋禮部而庚辰乃廷對成進士選辰州推官公精心爲理用法平而不苛念辰民舊苦滯獄諸所鞫訊論報窮日夜力案牘無宿留者有諸生忤豪右文致傳獄公亟釋之後以孝廉舉奸民手斃女誣人大辟公爲昭雪一旦免十年之繁五開卒戕戕成長當事兢兢憂蠢動公走健卒逮渠魁法之其黨立解散亡譁者署篆所至公亦必爲民計長久事多可爲繫令治聲滿三楚間爲法曹六年以卓異徵而

免繫

中忌者言僅得郎計部督草場草場中貴人與賈人多謬飭筐篚市歡因挾以穴利公一切峻拒之弊乃大剷已出而監權清源公一無所脂潤課以起代還大司農才公復以司雲中餉公嚴覈之又謝絕長安諸貴人關說一時餉政修舉邊計賴焉久之以疾告歸起補繕部時以營建徵木公一一引繩程度不令奸商袒中涓牟利中涓數相恫喝公弗爲動也居數月晉四川按察司僉事治川東時方征播客兵橫所過郡邑如螫公檄諭之人人

銜枚民不知不知有兵部議才公移備兵于楚兩臺爲疏請得留治川北時部使者泣聞中而公以人賀行有日矣乃一夕馳至立決諸務颺發霆斷亡不中窾者賀還值歲大旱公露禱雨隨霍川中頌之亡何擢參議復治川東川東民間爭數百里以迎而公以疾作浩然拂衣歸矣當是時公髮始艾乃亟于懸車如是公至性孝友髫年之時父母相繼病瘍公侍疾顙天悲禱竭忱奉諱哀毀踰禮旣第南宮以兩尊人不逮養不忍遽膺珪組也及

貴先所置產悉推以讓兄且爲償所稱貸者戚屬有急或婚喪不舉輒出貲以佐以故宦遊可三十年產不隕中人生平衣無重綺食無兼味任真守素泊如也居鄉未嘗刺通公府奉常劉公攝府事舉鄉飲酒禮固延公不得已爲一出副其意士大夫有慕而謁者纔一報謝此外杜門却掃自二三君子文酒賞度外人莫能窺其面也公爲人溫栗而敏練與人處和氣滿大宅而動止有常不失分寸至栖心恬淡夷然穆然卽至啟手足而神志無

怛蓋其中之所寄遠矣非徒矯志拂俗以就聲名者也余自守史局歸歲時從公遊窺公意存忠質語謝臧否韜籍風雅而曠迤檢押常心儀之參藩何先生曰公天性常過爲厚強爲忍甘爲迂不作薄俗谿刻崖異之態可謂善言公者矣公眞可謂清尙恬慎廩廩德讓君子矣若位弗酬名年弗配道人所用爲公憾者公固以澄懷遣之又何芥蒂焉公卒萬厯庚子夏子三氏憑氏懿氏志太初顧太史公曰金陵士大夫林下之盛毋踰此

子

急

時鴻儒耆德項背相望至號爲清尚恬慎廩廩德讓君之者靡不曰心澳張公御史大夫直指使者搜地方人才報命以公首薦剡者七朝議將起公田間而公已不待矣年甫六十有四嗚呼惜哉青岩路氏曰心澳公才吏也息流勇退之云在人難在才人尤難才無往不可自運而有餘在不得已之際尙多不能及鋒以止况當人方用我之會乎乃獨專一道之權正方在手公頓歛鋒以去非中果有所見其能若此哉蓋此時高退者多公固

心有所重不欲獨後吾黨也然則方吾鄉人文之盛正盛不在善進而在善退也

湯有光

湯太守有光字孟弢號熙臺上元人萬厯己卯鄉薦厯仕至瑞州知府爲政以撫字爲先不事苛察嘗曰吾奉命出守爲民非爲名也一夕夢郡有火災竭誠齋禱明日合境共見火南飛去郡安無事事載去思碑公去郡後悠游林下歲八十有幾乃卒顧文莊公壽熙臺湯公八十序曰前太宰李敏

肅公負人倫之鑒者也其言曰士君子之立心制行也宜爲春不宜爲秋盍觀諸天乎秋之爲氣也天高而氣清水寒而空碧山林藪澤之間淨如滌潔如掃而蕭瑟寥戾致無羸餘之象卽呈露于其中若春則異是矣其日暄然其風煦然其氣鬱鬱葱葱然而百昌鬯遂萬物咸亨無不保合太和以正其性命士君子觀天之道法天之行二者將安歸哉蓋嘗持此以衷古今人物之論鮮有不合者若熙臺湯先生則所謂能爲春者也先生吾鄉之

熏然慈仁君子也學足以知類通方而不欲以學顯才足以理繁應劇而不欲以才炫識足以洞幽燭微而不欲識名抱德煬和舍素守樸常見其心不立城府身不飾邊幅眼不懸青白口不置雌黃恬然穆然與物皆春而已矣彼世之君子所謂刻情修容高視濶步氣拂雲漢語擅吹噓者於先生何有哉然而先生仕則享其榮歸則受其樂身則有素履坦坦心逸日休之安子姓則有家聲葉葉鳴臯應澤之美於古所謂多貴多富多男子多壽

者先生不翅有之且又兼際其盛矣乃知得春氣多者必有鬯遂保合之功彼之矜激谿刻者微獨物駭而逃已之弗算且有陰損而不覺者李公之言於先生又其一驗也

金陵瑣錄云時府學秀才有兩湯有光號雲樵者住上浮橋號熙臺者住上新河已卯科京兆彙試案放取一湯有光雲樵謂熙臺我之手筆乃學于吳下者兄須自揣熙臺笑曰是亦何須揣見府尊請卷一觀卽明矣京兆公出卷以示則熙臺者友

雲

人戲雲樵曰府尊不識吳下文章雲樵爲之短氣是科熙臺中式先是名樵祈夢于文昌君以決功名有無曰尊神不須隱諱不必多言只示一字可也夜夢神大聲曰無

青岩路氏曰府尊不識吳下文章文昌君亦不識吳下文章而士子功名有無往往一言立決絕不欺人未曉其何以決之或曰顧文莊公序其後壽熙臺八十者卽其先文昌君決兩湯有光功名之有無者嗚呼立心制行之春秋功名有無之符也

春卽無不有秋卽莫不無天之道也天道如是天亦不知神明知之能與人決之而亦不能與人易之嚴矣哉

陳舜仁

維瀚

陳評事舜仁字純甫號敬所一日詔所上元人父曰維瀚夢祖平岡先生授之一玉鼎而生公公少穎異不凡能日誦數千言弱冠餼于庠試輒拔前茅而起大京兆汪公重其才命修府志與盛敏耕陳桂林沈朝陽二高才生共成之稱爲完書萬厯

己卯登應天鄉薦癸未第進士授衢之江山令以父憂還居憂足不越廬限三年旣闋補令太和地倍稱難治公省訟牘戢豪暴謝請託剔積蠹均賦役清保歇賑飢乏民皆勒之莘和書院治邑五年民戴若父母而上官嘆其侃直僅量移大理評事公歎曰吾不能媚人于邑安能媚人于朝哉卽移病請歸旣歸田杜門却掃絕口不談世事而宿念里中疾苦如坊廂鋪行夫馬快船之類自爲書生早切于懷至是遇當言者卽娓娓陳說利害爲民

請命甚力當事素重公因得罷免諸弊江南之間
井更甦蓋公與有力云公博學至老不倦所著有
樗亭稿卒年八十有二顧文莊公金陵名賢詠言
公舉進士爲縣令遷廷評遂棄官歸善治生爲娛
樂至年踰八十詩曰純甫貌清時儵然一孤崔雄
文美篇翰閱覽富流畧一辭捧檄遊遂保挂冠樂
道廣謝太邱碧雲望天末

青岩路氏曰故京當日亦貴仕不少獨敬所陳先
生以評事傳至今似先生特以評事顯者乃先生

實未嘗爲評事也一縣令止耳評事尙其虛階然
而人望所推則虛階之小固美于實位之尊矣夫
士君子進而冇功德一方退而有功德故里樂其
文章安其氣骨卒以學者成爲耆舊卽一虛階評
事足以千古不然實位公保何居哉

瑣事載先生語得意時以俗情享之失意時以達
觀了之又云修來世者苦了今生的我好了來生
的他

青岩路氏曰卽此語足見先生之人前語所謂素

今

其位而行古之君子亦不過如是特經先生道破耳然此言之易當之難觀人品實際正在于是次語亦非遊戲吁人亦誰念來生之他固今生之我乎足猛省矣

張文暉

鐘 文曜

張運使文暉字孚之上元人登萬曆二十三年乙未進士第歷仕至河東鹽運司運使顧文莊公續金陵名賢詠曰運使張公文暉少有令質清才先少宰極心器之早歲即許其必貴及見其薦于鄉

劉

每接遇則欣然喜見顏色蓋受其才者如此詩曰孚之少不凡翩翩自超舉奇文鬱風霞清音叶鐘呂既解宦中橐頗進微時履河山蕭寺鐘與言涕如雨劉氏存徵錄曰孚之父封翁鏗先世居北門橋之豆巷嘗言其三十年前有善堪輿某謂之曰君宅後河自西而東所謂一彎辛水向東流也以占此地合出鼎元是時人以翁諸子美秀而文咸屬望之久之澹園焦移先生居而來居其對門逮已丑大魁天下其言乃驗元不於其久居而于其

新居者蓋分之各定若是封翁子二長孚之公文
暉以乙未成進士間澹園先生一科及蘭嶠朱先
生同第也弟文曜字弦吾亦博洽高才後學仰爲
宗匠翕然從之蓋兄弟以才學並推一時同居一
彎辛水之地而弦吾又終以不第論者感之云

青岩路氏曰昔者吾鄉先輩不勝其憐後人之才
後人不勝其感前賢之意此風之所以相扶而日
盛也未知何日乃渙然迄今每念顧張之交輒興
長嘷又按運使公元配沈氏侍御韓峯先生季女

也

又文莊公題杏花村諸園詩記張太守孚之佚園
舊爲徐公子萬竹園孚之與華岡王太守分其地
而有之堂榭具存古樹深篁杳然異境今孚之復
下世園曰局無人過而問焉者矣詩曰萬个琅玕
抱石斜朱闌深鎖但棲鴉自從仲蔚辭三徑誰爲
求羊掃落花王太守所分地中有高樓古樹頗自
蒼然然太守生前足跡曾不一至詩曰高臺傑閣
倚崔巍疊石疏花面面開爲問輞川文杏館幾從

日局

葑

裴廸賦詩來瑣事云園故徐蓋軒王孫園也竹之多且大諸名園所無王孫死竹開花古語竹六十年開花爲葑竹之數盡園亦易主三分而張華宇卽孚居其中鄰人強爭一大樹老僕不從華宇諭之曰家本軍衛三百餘年屬魏國公治下我偶得一官分買其園心頗不安又與人爭樹乎王孫不能守其園我之子孫能保不賣讓與他罷余與陳蓋卿合聲稱之曰達矣遂讓之華宇卽分園一區顏之曰佚園或曰不佳佚人失也未幾遂捐館舍

沈天挺

沈明府天挺字生子上元人也顧文莊公續金陵名賢詠言明府罷官歸適志花酒間頗爲禮法人所忌而君行之自如雪浪嘗爲余言此君胸中無宿物詩曰六朝有斯人斯人六朝有身皮夷甫色口厭公榮酒塵尾捉自佳龍團蓄堪久每嗤和嶠言癖錢爲誰守

青岩路氏曰昔者宋梅聖俞著碧雲駮累累爲當世賢者病君子非之夫人亦觀其人果奇駿與否

疲

駿

耳果奇駿則病亦亦奇騎之病若沈生子先生者雪浪世外人或轉目而識之也

俞一元

俞封翁一元字太初號曰養愚太倉人徙家金陵則自公游南國子監始公祖表幼鞠于李從其姓累葉因之至公未改公卒後光祿君彥舉進士始疏請得復姓太初顧太史養愚公誌曰公修幹廣額而豐下音吐如鐘性篤孝友慷慨好義有應變才又善能知人少工屬文游瞿文懿公之門經所

傳銘

指授益脫穎而出既推擇爲博士弟子顧屢試不第乃棄之游成均同舍生亡不辟席讓者公經術既深而於諸史傳又丹船不置手叩其腹筭便便如也顧少苦產挫初授徒以給奉二親並育其弟若女弟然曉治生善操奇贏亦未嘗屑瑟計而息乃日起以是俯仰恆有餘資人有緩急赴公無不得所願而去蓋族黨多待公舉火者公亦至老而施予未嘗衰人競以長者稱之公系籍爲諸生在浙之嘉善島夷入寇公與衆數十百人倉猝爲所

寇

亦

掠其會將聚而殲之獨奇公貌呼而與語公神色不撓會舉卮酒以飲公而釋之公儒生臨難有氣決如此當日婁江王荆石相國張起潛觀察攜李袁了凡職方李見亭太史金陵張孚之太守何子極太僕周長卿明府焦茂潛孝廉公皆于微時識之言終如券先少宰未第日亦爲公所器予與光祿君同筆硯間拜公堂上退而公語客分謂予非局趣轅下駒也今里中推水鏡人人以公爲司馬德操矣公配王宜人賢而有智慧中年未有子爲

公置媵舉一子而已乃得光祿君媵子旣娶而殤光祿君夙慧異常公心知其爲英物早訓勅之勿勸甫垂髫入黌序聲大著諸生中尋受餼廩試輒冠其曹遂以選貢闕下人謂公未竟之志旦夕且以子報乃公不及待而卒時萬厯戊戌公卒後三年辛丑光祿君舉進士至天啓辛酉誥贈公奉直大夫兵部車駕清吏司員外郎

太史公曰天之于公也與之以雋才高資美子於戲二者具五莛備矣何靳公于三年間而不待耶

蓋予嘗與光祿君絮語兩家父子之事而涕洟泫不能禁也先少宰名德彷彿類公皆從嶮岨中起其居金陵也公自婁江徙予家先亦自鹿城徙舊皆籍姑蘇公大父蒙氏李至光祿君而奏復俞予曾大父亦蒙氏張至先少宰而奏復顧公子光祿君教之見其成選貢而卒卒三年而光祿君舉進士先少宰子予兄弟亦見予成選貢而卒卒三年而予亦獲遇南宮選公配王宜人後公十六年而卒及見光祿君貴先少宰配予母王淑人亦後先少宰十八年而卒亦見予與仲弟之成進士公卒二十有六年光祿君以終養母起官兵部遇覃恩再受綸命公得贈今官先少宰亦卒二十有八年以予貳南銓遇覃恩拜贈典予自家受誥命光祿君受于朝奉使歸同以辛酉季冬之既望舉焚黃禮方幅相齒獨公未仕而先少宰仕先少宰年未及中壽公可望七公二子存其一先少宰四子存其三差爲異耳兩家父子間奇類乃若是此余與光祿君言所爲兩相感動不覺涕泗之橫集也

青岩路氏曰顧俞亦遷宗比于余吳蓋皆嘉隆之間來居都下者也而皆傳迄于今第俞封君偉丈夫稱豪士乃中年以後甫得光祿君一子以一綫肇于他鄉亦危矣哉而卒以繁其宗詩曰綿綿瓜瓞夫有蔓于此患不滋其本不可瓞耳可瓞則可瓜理固如是又何爲於知人好義之翁疑者

俞彥

俞少卿彥字仲茅號容自上元人年十二補京兆弟子員屢試第一登萬曆二十九年辛丑進士公

第

性孝少孤以不逮養父爲恨篤意奉母甫登第卽疏乞終養恬修承志者十六年人以爲難母卒哀痛屢絕三年之內承母志捐金施棺鷲峯寺所瘞萬計乙卯起復授車駕主事巡視京城衆衛十二年未給口糧公移文計部一夕給之歡聲震地進副郎陞光祿少卿嫉之者以計典謫夷陵守壬申擢南樞大司馬呂公疏請兵部開鑄以助軍需旨下四司無應者遂專委公乃變產三千金採買銅鉛公而忘私人益妬之又中以京察罷公長才玩

笑

世談笑風流其居官也事至風掃霆斷無所留滯
而性高抗不能以喔訾諧新進故屢起屢躓夷然
不屑歸里後園居蕭然讀書自樂所著有四書疑
治篇印藪古樂府等而意尤深于樂府感憤時事
輒以寓憂天憫俗之志丙辰北上賣兒謠長者子
與我糜盈數升攜兒歸兒別母抱兒啼出門去牽
父衣母先絕父斯須死亦不惡君不見官府催祖
烈于火今年不死飢明年催祖來殺我戰雒南一
馘十千數已多馘多賊多君奈何莫學中都窮罪

祖祖

弁借人頭顱說征戰莫學南州猛使君掩人勞勩
誇功動驅民爲賊何太易千尺流丸下便地驅賊
爲民何大難雨落上天泉歸山嗚呼公之樂府公
心之磊落難堪也若此公臨終書一絕云秋月正
中看盡夜野雲散去落何山擲筆而逝

青岩路氏曰容自先生里居余幼未知瞻其風采
顧聞之矣先生英氣峻言侃侃執義而不修小邊
幅故仕則人忌之居鄉鄉士大夫亦畏之嗟嗟士
君子亦觀其大節何如耳先生於事親爲孝子於

出仕爲仁人於進退截然於生死豁然不於得志也而時時爲憂天憫人之杜甫可謂得之矣何病夫人之我忌夫戰維南之時何時焉知忌者之不適爲生全之也不足論也

韓繼安

韓百戶繼安字汝祥別號東樓先籍河南之靈寶始祖歷以義旅從高皇帝定天下投鷹揚衛百戶遂家金陵傳六葉至金世其職金生繼安公公幼孤知書有才志長而以序纘父官肄業武校中用

教正傳

持

李

講誦先其耦汎覽金版玉鈐之篇胥通其大指而居恒邑邑以世方右文束于檢押不得騰蹕一望赤墀刺促冗從月飽俸一囊非所志也已而得室曰宋儒人善特家公亦精心計策奇贏鮮不中數年業稍息而爲人廉平在馭職下不爲小苛與僚友多誼義劉某李某窶人也不力能襲蔭公予劉以冊結不質一鏹而更以金佐季往來朱某者其先以綱運漂流廢襲且再世矣馬某落魄棄其官皆爲扶翼乏達司馬部其爲德于官多如此始公

之

家五世惟一于公父始有公兄弟三人至公乃舉
 丈夫子者四而又皆有雋才公不欲復以歿鈴束
 之皆令受經從博士人或有以世業間公者公弗
 聽而益日夕課督之以故諸子咸以文學著聲並
 起列京庠而仲子藩日舉戊戌進士迨其報慈谿
 政公遂受封文林郎與宋孺人同被綸命拜之日
 公乃喜曰世介胄也何知兒子輩乃以詩禮起家
 吾可亡遺憾矣萬歷丁未公卒年六十四子四長
 京校生國屏次即進士國藩次國植國棟同列京

校

太初顧太史公曰東樓公負質伉爽而志存寬大
 迹其在職所行無論為羣弁所難要非遠志高邈
 亦焉能不濡忍於為善吁夫負妻戴積而峙糗德
 之行也祖秩子封煜而重光後之昌也及其身而
 克享其報有以也夫

青岩路氏曰以詩禮起家事之難也以詩禮承家
 事之易也乃易適者見其難難者翻徵其易則願
 力之及與不及也雖然豈第以其願哉實行其德

意以基之或庶幾矣觀鷹揚衛韓百戶家之所以起所以承概見之矣

韓國藩

韓通政國藩字价卿號曰襄宇東樓公之仲子也登萬曆二十六年戊戌進士第公家世戶侯洞知運軍之苦爲戶部郎一承板閘差卽疏陳革弊七事中有兩事軫恤糧船疏行凡運軍莫不普受其賜者公又精于九章之法當筭節慎庫嘗算出積歲羨金凡九萬有奇盡以上聞奉旨紀錄後歷官

至通政始自慈谿爾

青岩路氏曰嘗謂士君子當未仕前留心當世之計旣仕後注念鄉邦之事此兩節於讀書之心爲必不可忘者然知之者鮮矣韓公不可及哉

韓國楨

韓文學國楨字君孺銀臺公國藩之弟也遊於京庠性任俠嘗視人之緩急輒動念偶公門之前見伍伯繫人夫婦慘傷之狀道路爲悲問之負債莫償威逼鬻所生女交官而女幼字人未忍割者君

貨

惻然問所需曰需二十金君囑提者寬之自任卽如數貨完以解夫婦感涕求姓名不以告欲以女歸之君一笑而去鄉鄰聞之長者多高其義君孺顧早卒後子范登鄉薦

青岩路氏曰善不在多一事真繫人感卽神明之感因之矣韓君孺有後未必在此所傳之事然何謂不在此哉事固可感者也

韓范

韓學諭范字孟小銀臺公國藩弟國楨之子也天

筋

性純孝幼卽與人不同父國楨早沒家以日貧君少孤克侍孀母蕭孺人食貧砥志攻苦讀書不倦娶薛氏善操作能並得母之歡心里黨重之早年卽交謂之孝子崇禎丙子登應天鄉薦榜發親知交賀君泣然以泣曰慟吾父不逮見也爲輟七筋累日奉母六十壽稱觴以慶猶以不並事父爲恨上春官心願亟得一第以報母顧不第而時以日亂君亦且以歸而奉母爲安母卒哀毀渝禮終制後乃謁選得吳興學諭甲申聞國變告先師廟痛

逝具

末

哭孥妻孥歸憂憤成疾瀕卒猶其衣冠舟中北面再拜而遊君善詩能文篤于交遊而身湮于忠孝之心未伸其志論者悲之

青岩路氏曰孟小先生忠之心或父母昆弟之言我未之見者不必盡信至于孝固人無間詞者矣明未諸韓不乏才先生實韓之白眉足云後勁者也

丁毅

丁鑿訓毅字德剛江浦籍而世居都下公少喜書

嘗讀書于石洞尤精鑿業任鑿訓科率夫役採蘆時有猛虎公禱神以文身率先之而虎自引去後取署本府正科攝縣篆屢委之勘事公不受私謁廉慎勤敏爲時所推嘗路逢殯者其棺下流血公熟視之曰此生人血也止昇者欲啓之不兌則隨之至墓所強啓視之孕婦也診之良久以針刺婦胸則兒已產矣母亦旋甦蓋兒手執母心母氛踏身僵耳針貫兒掌兒驚痛開掌始分娩也通邑神之公著有鑿方集宜玉函集蘭閣秘方傳于世初

允氣

帝里明仁人文畧 卷十九
公嘗獲遺金訪歸其人沒後久之論者追其論爲
人崇祀之鄉賢

青岩路氏曰鑿至於精起死者而生之固其道也
無論第中途偶見何關於已而切切念棺中之人
或猶可生者不可不治而聽其死至強人開棺人
自不允至隨而強之使必開棺如此也仁之至也
噫世有不論已之可否一念人之生死于已入棺
不必更問之後切切如此者而不孫者哉長子丁
公之謂已

丁明登

丁太守明登號蓮侶鑿訓公之孫也登萬曆四十
四年丙辰進士第仕至衢州府知府還林下築園
城西烏龍潭上極其幽勝徜徉著書無間歲月所
著有蓮漏清香古今長者錄曰有篇春氣錄陰德
登科錄戒牛書益編決科要語檀編葑商妙在轉
慈燃故鄉消息趙清獻公淑清錄雪鴻集蘇意方
安老書知源錄蓉灣雜著諸集公之子曰雄飛更
嗜古樂善嘗做了凡袁先生故事聯社勸行功過

格朔望暨同志者白諸文昌祠以交傲焉積書數萬卷每出必擔篋囊載圖史以歸所著述倍多有尊儒帖先聖靈異錄蒲團菴生意霜船日札江湄舊話琴崔鄉剝史祀竈通考燧人遺意繪瘼小言與史詩刪小喜酣牛吟珠泉志烏龍潭志清涼山志湖孰志蘭書蕉史櫻桃蒼蠅譜古今賢妾傳古今義僕傳矜情錄日氣宗旨佩筆遊雪潭夜集鷗園借紀二泉志心太平菴行持册倦眉居士日策計九十八種詳在焚研述至所積書五車之聚三

乘之遺則有古今書目十卷

青岩路氏曰人生莫樂于著書至家世著書尤為樂事蓋一家之中先後意趣相循則自然精神不遠真大快也此快與他人道只如說夢世有知讀書人當自知之矣若丁氏之庭其堪起敬矣夫青岩路氏曰知之者華門葑戶累世足以著書原毋擇地然居身勝地離塵以一志亦何謂非儒者之懷嘗念嘉隆萬泰百年之間烏龍潭上水活山靈之處士大夫賢者既得志相率早歸築園適意

烏母

不但可以繙經抑又悠然聚友羣賢畢在一區水
會幾于逢萊之島羣仙不欲登天者皆集豈不快
哉地乎人乎何其相得益章也想復何時而人與
地轉耶

徐曷

徐司理曷字霽山江甯人也祖傑字文俊遊于金
陵樂其風尙爰遷自歙來居于上新河四子其三
曰璋字大用曷之父也曷生而才敏宏器識長于
文學有俊聲京庠以貢筮仕任湖廣永州府推官

郡宿稱難治公秉清直不畏強禦一切不私持之
以法而平情衡理行以寬仁於是一時莫不同聲
誦之風聞所播遠近歸心且數斷大獄上下交予
其當人方擬其登用而以抗直受忌歸而一塵不
滓清風矚如也家自歙來居甫三世遂成茂族自
公起家之後門內誦絃日崇一日後起者益彬彬
志道說者謂梁陳諸徐之美且當再徵于此公有
子曰廣祐字曰春宇世公之學修名彌著自少以
才聞顧困于場屋晚乃以敘貢任增城嶧峨縣學

帝皇朝人物志卷十九
教諭以儒望最晉鹿邑大尹而歸歸而德行文名
表于鄉里大京兆凡三延之以鄉飲大賓推一時
齒德之美焉有子四人其三庭蒞子元晉字錫之
甫十一歲督學御史楊公推知人能得士卽特拔
之列京庠士說者謂徐氏石麟將必有在云
青岩路氏曰錫之徐先生先余數年起余及從其
後者也先生幼割股爲親人推篤孝且賦性正直
有介然邁俗之槩能讀書通世用固不獨以制科
之業名者而壬午誤中副車遂已時乎哉雖然先

勤

生耄猶動學恬焉世外云爾而其後人則益茂矣
頃從其孫得其家傳因並識之

陳元慶

子大韻

第

陳學諭元慶字允嘉江甯人也萬厯乙卯鄉試以
亞魁舉連不弟乙丑就湘陰諭改任滁州學正九
年滿癸酉轉上饒縣知縣卽掛冠而歸先生性孤
介不邇聲色不奈圭組喜讀書善談名理每于廣
坐中衆論風起而先生談言微中有匡說詩解人
願之趣年未三十喪妻遂終身不娶日嘗禮佛誦

金剛經蓋四十年如一日愛飲酒家貧不能得居城北每過城南賈工部必選王孝廉亦臨家輒流連數日夜而後返然口絕不道朝市間事雖大醉亦朱陸洞中語也庸人望之而退一二素友雖舍之亦不去年七十三有自題詩曰自顧爲人何落落不應於世轉棲棲顛如米老石呼丈清似林逋梅作妻欲止殺心先戒奕未能起舞但聞鷄西方公據吾知有一軸彌陀到處攜觀此詩可以知先生之梗概矣

青岩路氏曰初明士大夫不講學而其人自多正學之君子嘉隆上下講學之風盛傳然前後人物實截然兩界論世者不可不知前者談朱陸而暗涉禪學後者亦談朱陸而明肆禪鋒究之禪鋒亦未銛也冒其氣燄以自用而已陳先生之風少猶遠見倚酒肆罵大嘖大喝鋒不中機往往受怒朋友然其人學飭行修則實一時金玉之君子迄今思之固不可多見者也

先生又傳曰先生少孤六歲失怙母李氏勤女工

帝里明仁人志學 卷十九
以教育之先生性至孝母邁危疾者再以身顛代
授徒力奉甘旨嘗游海門澹園兩公之門與聞性
命宗旨故篤于學乙卯鄉舉丁巳喪偶遂不娶念
母老無以爲養連下第卽就職滁陽以云養也在
滁日適集生余公被逮過之莫敢通問者先生以
同里學問之契奔赴慰藉送之遠道是冬賫捧抵
京又再入請室凡三宿其中時朝賢獄繫者莫不
感之謂當今急難而猶見石交也已而還滁抵俸
滿陞上饒令先生曰古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母

益
年八十獨子依親非王制乎乃陳情竟不就聞者
以爲真孝廉云還里築室雞鳴山之麓齋素持戒
進母以淨度之業相依爲命者又四年而母卒先
生益虔淨業以伸終天之感嘗答友以詩云梵筴
藏身當墓廬益其至性然也生平端介自持京兆
尹雅慕之而無由識其面性耽佳山水每窮巔際
控奇握險以瀟然寄傲云子大韻字二友號曰寶
箏奇才早慧詩文人物交相推重於一時早沒莫
不惜之者

青岩路氏曰二友先生古之黃顏子陳仲弓其人粹然嘉玉迄今猶想見之不知其何以早世也竹鎮李侍郎敬與先生稱莫逆師生侍郎初及余同列京庠已而二友先生及余先大人先叔父並侍郎四人俱爲京兆張公二無所特許之士於是四人文章相推義氣相取遂稱至友四人曾在祈澤寺山龍池之前共栽四栢樹噴清泉以結盟事爲人所未知謹附記於此

徐有聲

徐主事有聲字聞復南京兆生也應貢入北公多才伉爽崇禎十四年辛巳廷試上奇其所對擢戶部貴州司主事居官廉勤釐剔宿弊朝退每對其所善友人劉君思敬有反裘負薪之歎適國子大司成以新舊餉數問策公出袖中掌記示劉君太息曰額征至二千三百二十八萬五千二百有奇漕白糧四百二十餘萬尙不計焉乃新餉額出尙少三十三萬舊餉額出尙欠八十五萬又增練餉補之猶不足安有取民至此極而能立國者乎語

未畢泣下後賊戈指闕公死難

青岩路氏曰聞復徐先生老儒遭逢明主一日特
達之知亦可謂遇矣時當否極雖無報稱然守儒
者之正誠心爲國憂民固與倡言加賦之徒忠奸
不等百世以下論者將何去何從哉訪先生有全
誌俟詳

許承謙

顯文

淳

蒲塘

之岳

許隱君承謙字涵卿別號懷泉族自唐宋以來居
上元之張邨先世代有聞人有大成者生洪武初

實拓其業八傳而有顯文以端謹表于鄉子淳君
父也君生而孝友敦厚十歲讀書及論語弟子章
儼然作曰六者非吾今日事乎即質伯兄請言其
義其伯兄蒲塘公蓋雅聞學于鄒東廓先生者也
一一開示君君深契于心又問六者行之不盡何
謂餘力兄曰六事得之自然不待勉強故曰餘力
所謂從容中道也君得從容一語佩之終身即控
惚間必以此自驗故居常若無事然父早逝家秉
握之兩世父君率諸從日以耕讀相黽勉事親備

極色養母少寡而忘其嫠居恃有君也父事兩世
父事世母無間其母亡何母及世父母母繼沒居喪
戚易兩至人以爲難先是同居者三世食指日繁
不獲已于析箸田園恣兄弟所擇而自取瘞者尋
以徭賦繁興產中落乃聚族而謀纖嗇力作垂二
十年稍稍還其舊觀里中多歎服之君嘗謂治生
當以末起家以本守之買田數頃歲課僮力耕以
給公上而食其餘所入數倍徒常農平生無他好
獨語及孝弟仁義則亶亶不倦也督子嚴甚常令

情

聞正言見正事凡被服食飲居處研席率軌于正
羣從中游情者厲色相戒力田者助之耕歲儉貧
交疎昆弟所須不謁而獲顧退然不敢任德也有
負責而議鬻妻與產以償者曰若涵卿吾不忍負
也君聞之讓曰誰相迫者而爲此傷心事乎亟裂
券付之鄉人有訟君杯酒間微言解之無不爽然
失者君生嘉靖己亥逮萬曆丙午年六十有八以
疾卒方疾革語不及他獨敕其子曰族有田去而
丁賦存者催科一至轉徙無所吾甚念之能割我

次

遺田歲爲代輸我日暝矣故君沒而巷哭者聲相聞也嗚呼賢已君之子二長之岳國子生女之光焦文端公曰君之伯兄蒲塘公有子曰吳儒從余游久其人余畏友也余故識其家於懷泉隱君尤習歲時上先人家君必勞若飲食之班荆坐談良久乃去頃君沒余重君行誼而傷游從之難再也故誌之

青岩路氏曰懷泉隱君亦常講學乎從十歲一問弟子六事後老爲父兄從容中道而已學原不待

再講此之謂古質行君子余中年以後時出入大江南北山村之間每見其間一輩老人彼自率常不自知其爲顯爲隱而朴行可觀朴言有味其言行亦不必當論道者之心而實爲處身家所不可易輒爲之深感曰山中非常有如是輩何以多有千餘載之宗哉想焦先生所歎自唐宋以來居上元張邨之許氏抑亦猶是者也

許景榮

吳儒

許商人景榮上元人茂才許吳儒之曾大父也商

山東娶於曹州惠氏覓舟載惠氏南還且往蘇州
 先是舟婦懷孕乳下忽生兩乳一產兩龍舟人不
 敢害龍飢來食乳飽即熟睡竹籬中舟至蘇州有
 道人上舟言有兩徒寄舟中口誦咒不已二龍即
 隨之去其去如飛後惠氏每自誇云世人見龍不
 過彷彿乎雲端耳我見舟婦二龍蓋全體持玩也
 吉甫周先生曰惠氏即吾友許吳儒之曾大母也
 又云秀才許吳儒長女性極孝母病將危哭跪觀
 音大士座前誦觀音經中數句哀求代母忽取刀

割一耳相連者僅四五分祖母驚覺將艾支其耳
 用帕束於頭上女與祖母皆聞所割耳中隱隱誦
 經聲數日後視之耳已長完異哉人以爲非大士
 佛力其烏能然

青岩路氏曰事見金陵瑣事按焦文端公云蒲塘
 公有子曰吳儒則景榮蒲塘大父也蒲塘公聞學
 于鄒東廓先生固許氏學者惜名字未曉錄此以
 畧知其世系

高中光 居仁

高千戶仲光世籍豹韜衛嘗受兵部命賫奏北行
達山東界野店之間見有遺金一囊約重三百餘
兩因問主人早者何客去此答曰遠客二人行可
六五五十里矣公自思若匿此遺金人雖不知鬼神
知之我年四十無子不受此非義之財以損人也
遂解鞍秣馬以待次晨前去者客至且泣且訴公
取所得者還之客問姓名珍重而別後公得四子
萬曆二十九年辛丑武科有武進士高居仁者卽
其長子也

免

子

秋

青岩路氏曰凡人臨財非意所期未免一時多昧
昧者患不自思耳果以已之所闕若功名兒女之
類畧一返較則取舍自辨當其舍之卽未免有計
報之心而冥冥者已默如其心之所計報之矣高
千戶之得之也一思之力也此理人不可不知
瑣事云范秀才繼申者住大功坊西萬曆壬午元
旦未明鄰叟某出見秀才門兩立朱竿朱旗文魁
二字恐眼模糊更拭看之不差天明往賀之矣及
叔落第往問之曰以何事丟去舉人豈鬼神戲老

人耶秀才曰知之久矣正月間夜夢紗帽朱袍之神左手執簿右手執筆云范秀才已是今科舉人但尙未有子要舉人便無子要子便無舉人試思之余對以要子神又問舉人殊不易得余復對以要子神謂余意已決遂落筆而去今內人有孕數月矣鄰叟聞言歎息不已後果生一子

青岩路氏曰若范秀才可謂知所決矣舉人不易得要豈重于一子哉然舉人之信元晨明見于鄰叟則范秀才已舉人又得子矣天之舉人豈在名

之登榜吁范秀才可舉人朱衣之神旣以特告鄰叟而當方舉之時更籌其尙無子籌至子與舉人二者不可得兼之際神亦無如之何而必取其自決天於有德之士亦何其委曲係懷若此哉足以思已

黃居中

子虞龍

虞稷

黃助教居中字明立一字海雀先閩人官金陵樂秦淮風土家焉少穎異十歲能文萬曆乙酉舉禮經魁授上海學諭不受生徒私贄教養士子同于

維

經
歛

子弟嚴立課程以繙經而較藝士多興者邑為立德教碑陞國子助教遷監丞訓士一如在邑庠之舊暇則及六館僚友講求典籍不倦聲望日重轉貴州黃平知州投檄不赴歸老青溪之上購書數萬卷常諷詠達旦李宗伯雞楨焦修撰竑交重之公生平介特不苟族人掌南樞營弁或以千金請託公曰奈何以此失我生平乎麾之去不顧甲申聞變公時年八十有三矣北向號痛衰經食粥者累月未幾卒遺命幅巾以歛云伯子虞龍仲子虞

稷俱以才名

青岩路氏曰海雀先生聞之未及見之至其二子之能讀父書則知之悉邇者推藏書之多云其家焉夫能積書以遺子孫即異人也而况其以八十年不少甲申之一慟也可敬也

錢自強 源 滙

錢封公自強字仁郊上元人也天性樸厚寡言笑鄉黨推以長者有村疇習貿易于城中其積貲也頗饒蓋稔知公之不欺囊金默寄之而去人並無

聞者既去久之絕無音耗公因訪之其家則死數月矣諭其妻子曰亦有寄託于人焉否乎曰無之公乃以實告擔囊而還之其妻子驚疑未定公已拂衣歸矣平生厚德蓋悉如此云子二長源字伯開次滙字季水兄弟以文章風采擅江左之聲數十年而伯開登崇禎丁丑進士第

青岩路氏曰凡稱封公者稱其拾遺還寄例也此亦不足與錢公論惟伯開季水兄弟固吾鄉良才賢達人也以其子思其父則公當必有異焉可知

已俟更詳之

夏尙忠

時泰

種

夏同知尙忠號曰筠泉上元人也以明經授欒城令在欒城一心撫字民凡征輸令民自投櫃猾胥不敢上下其手時邑苦積馬之役甚傾家者相望也公亟請于所司均勞逸酌僉派以田多寡定則著爲令民以息肩歲飢撫軍者知公實心愛民檄就近賑粥所全活者莫計擢湖州二守蠹清訟止而士民安之既而解組歸園林自適卒年八十有

二孫時泰登崇禎庚辰進士第

青岩路氏曰明經一途國初甚重之士君子以樹功名于世者不少追其季也輕甚淹岷之日遂亦不留神照遠夫讀書一生僅占受職一日則此日雖晚更不可忽蓋此日正我自照前後之日所當知也筠泉先生其知之者歟是宜有後

鄒孟淑

鄒茂才孟淑應天庠生顧文莊公起元鄒太孺人序曰太孺人有子曰孟淑與起元同被選升于學

宮孟淑以文章行誼裒然一時等輩望之皆自以爲弗及而所生三子又皆蘭芽玉茁英英照人其二已捷武芹泮試輒在高等人益以是推孟淑能立身行道式穀爾子爲里中家學之冠而孟淑悛悛避不敢居曰夫不佞則安能抑所以得奉教于君子而無墜其家聲者則吾母孫孺人節所貽訓所施及者遠也昔吾先君子以高才居鄉校十九而早世時吾母年十七不佞呱呱襁褓中生三十有八日耳吾母矢秉節以育藐諸孤不佞自該笑

孩

提抱以至稍知讀書得撫有其室而延及子若孫
秋毫皆吾母力也吾母稱未亡人者五十三年如
一日幸見不佞與兩子之成而不佞且再舉孫矣
吾母膝下凡撫有三世回視曩日子然形影相弔
事不翅如隔宵壤夫不佞實賴母氏之庇以有今
日也而何敢自以為已功於是里中人愈益誦太
孺人內德之淳備而嘉孟淑之能立身訓子以善
成其母志也

元

顧文莊公曰起亢冥觀天道弗善助順理有固然

而哀益之間亦不能無爽惟貞節之媪苟幸有子
為演其緒則天之助之絕無爽者豈天有私厚哉
士君子雖皜皜樹節而其始也或感槩于名節或
秉束于禮法或畏避于譏誹即標之所樹可以激
懦而廉頑微情鬱志尙有不能蓋與天地鬼神格
者惟夫閨閣之貞從一之志起于天性履儉蹈艱
極慮無貳上無所承下無所戴前有所撓後有所
怵綿歷歲月匍匐苦辛而初志愈明素衷靡感於
曩之所稱三者茫然不介其耳目穆然不感其精

畫

忒

縱

神但以耿耿寸心酬大義于生前明報私于地下此固三光之所爲廻薄百靈之所爲震動者也是以否極泰來約始豐後其身常享眉壽視其子孫常擁詩書纓縱而起有斷乎其不爽者

青岩路氏曰百世而下讀太初先生此文鄒茂才孝子不啻請累誥重旌以光其母矣詎惟母乎其十九早世之先君子未知其才行如何而心格其內人若此殊令人思也惜太初先生未書其名及其三子捷武芹泮者之名俾我未昭其世系爲歎然其上下四世書香固明明在矣

又按文莊公鄒孟淑園中夜集詩云小山池館屬鄒陽清簟疎簾夏日長石竅玲瓏雲冉冉樓關罨畫雨蒼蒼青柑喫霧霏丹磴素奈含霜綴粉墻入夜中庭以似水祇聞花氣撲衣裳

青岩路氏曰觀此詩則鄒孟淑之宮富而文亦非長卿之徒四壁立者吁孟淑之初久藉節母之貞光其晚更付之賢子孫之雅苑悠游花石以交賢達亦足以高上九不事王侯之風者矣按志萬厯

天

四十三年敘貢鄒景賢字孟淑而未注其出處想未仕也

孟繼孔

孟太醫繼孔字春沂山東孟夫子之裔也從宋南渡以醫世居吳門洪武初隸太醫院春沂先生幼穎慧習舉子業遊澹園先生之門父垂沒命修其世業道乃日進聲滿都邑生平存活嬰穉乃不可以數計每從羣兒嬉游中豫決其生死無不奇中顧性通脫不羈所得金錢悉推與貧乏隨手輒盡

決

沒之日囊無餘物所著有幼幼集子三人皆能世其業而仲子景沂尤著

顧文莊公曰南都正嘉間醫多名家乃其技各專

一門無相奪者如楊守吉之爲傷寒鑿李氏姚氏

之爲產醫周氏之爲婦人醫曾氏之爲雜症醫白

騾李氏刁氏范氏之爲瘍醫孟氏之爲小兒醫樊

氏之爲接骨醫鐘氏之爲口齒醫袁氏之爲眼醫

自名其家其人多篤實純謹有士君子之行

青岩路氏曰舊京古君子以醫重于世者不翅多

宗而人文之盛每以輩起則無如孟氏孟之上世
余所未知自春沂先生以下所聞所見所親交彬
彬文學照乘之珠靄靄儒林蒸門之玉所在咸是
多未易才紀之不能具紀祇紀春沂先生小傳以
昭其畧要孟氏名吾土以其數百年之醫宗至其
人物重吾土則不維其醫也義各有取也若夫枝
葉之茂在他宗可以曲原其故在我先聖孔孟之
裔比于藏日月之扶桑偶飛一葉落于其地即樓
林疊蔭徧乎一方夫亦焉所知其所以然哉

周暉 子夢熊

恒

周吉甫先生名暉江甯人也博古恰聞為鄉里所
重其性尤善編錄几格不虛巾箱恒滿吟詠自適
不求人知焦先生恒稱許之著金陵舊事六卷瓊
事六卷又續再續集並剩錄傳世又嘗所著山中
白雲一卷寄太初顧先生多見道之言太初先生
深歎許之謂其老而著書足具千古年八十有三
而逝方逝之前以詩別知己太初先生次其韻而
哭之後又序行其幽草軒詩

帝里明仁八文舉
卷之十一
三

也 澁 目

太初先生序曰金陵有閱覽博物之君子曰周吉甫先生先生少負邁往不屑之韻從楊道南焦弱侯兩先生遊作爲博士家言跌宕奇偉橫絕一世顧數奇久之不售先生遂厭薄之乃汎覽流畧上下千古凡宛委之餘靈威之副西陽之蠹羣玉之殘古文奇字怪牒秘函靡不搜而閱之葛洪之目督手書日無暇晷任末之燃松折竹襟袖皆盈不_也是過不_也間以友人社集或登高眺遠覽物詠懷往往發爲篇章一時作者多有驪珠先得之歎然先

編 徵

生意寄宏遠經世之志偃仰于泉石間抱膝長吟耻與文士競雕蟲之譽故著書滿家不自炫鬻學士大夫欲窺其武庫而不可得蓋久之始行其所爲瑣事諸繡少以厭見異人求異書者之意士大夫欣然以東南二百五十年衣冠禮樂之盛文獻足徵有先生爲之掌故更欲索其詩讀之而先生年踰大耋無祿卽世矣又其相愴惻謂汝南先賢星歸天上茂陵遺草響絕人間豈斯世終不能有先生耶伯子夢熊不忘先志乃徧搜諸詠哀爲幽

帝里明仁
卷十州

軒

草軒詩行之而屬余以序余幸與先生締忘年交常愧知先生者有所未盡今得此詩三復讀之益歎先生之於此道用力久而至于至也北地信陽以來稱詩者靡不以唐爲宗然多在形似間去之所以更遠先生以我鑄唐不以唐鑄我而獨有解于滄浪之論妙悟者其所爲詩深于興象饒于韻格軒以風力潤以丹彩此夫置諸三唐中無愧色者也金陵布衣之士自盛仲交後隱居不仕以詩擅當世如孟襄陽者舍先生誰屬哉先生生雖不

傳

遇于時而其所著述垂世行遠有如此者夫世之傳龜曳組朱丹其轂沒而聲名湮滅者何限先生去彼取此又得伯子播而傳之夫是之謂不朽昔顧清甫有云明珠不換黃齏甕唾涕光增日月輝於戲若先生者庶幾不愧斯言矣其亦可永無憾于人間世矣夫

青岩路氏曰士君子生乎其地仕有仕之力隱亦有隱之功筆端不倦肯留心前事以告後人使此一方元氣常有一脈可尋其所維持正自不小每

大

歎金陵瑣事在今日卽金陵太事茲去吉甫先生
又將百年其猶有聞先生之志而繼之者乎卽隱
居以終抑無愧于人間世者矣予日暮俟之矣
山中白雲如云向平謂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此語
尙有計較未能脫然于富貴貧賤之外又云清事
不可着迹若器用必求精良飲食必求異巧乃清
中之濁也世事惟偶然者最佳皆可謂見道之言
幽草軒詩山中白雲休初年見侑案者往往皆是
今求之乃邈不可得茲存劉氏所擇白雲之言二

條以識大意至幽草軒集則惟移居之詩聞道晚
知淺結交貧覺深之句休頰頰于中迄今莫散

青岩路氏曰嘗歎高舉著書亦不少有志之士所
難者有其人而當其世又有實心珍重吾友若顧
文莊公一輩人耳驥不逢伯樂誰知其爲千里士
不逢知己欲聲施後世得乎哉吾鄉周吉甫諸人
之得傳文莊極力表章之義也夫士旣脫然世外
著書亦完心願傳不傳俱非其意所出然在已則
可在爲之友者明知其人可傳又明知我之道足

以傳之而聽其湮沒則良友何居噫鄉先生友誼之厚薄卽一時人文之所以盛衰其係夫此地尤大關焉固不可不念也

陳昂

白雲先生陳昂者字雲仲閩莆田之黃石街人也竟陵鍾子爲之傳曰林古度言先生所居所至人皆不知其何許人自隱于詩性命以之獨與馬公子用暇善先生詩所謂自天亡我友者卽其人也其後莆田中倭城且破先生領妻子奔豫章織草

昭

屨爲日不給繼之以卜泛彭蠡憇匡廬山觀陶令之迹皆有詩已入楚由江陵入蜀附僧舟傭爨以往至亦輒傭于僧遂遍歷三峽劍門之勝登峨眉焉所傭僧輒死反自蜀寓江陵松滋公安巴陵諸處至金陵姚太守稍客之給居食久之姚太守亦死無所依仍賣卜秦淮或自榜片紙于扉爲人傭作詩文其巷中人小小慶弔持百錢斗米與之輒隨所求以應無則又賣卜雜以織屨而古度與其兄楸固閩人一日兄弟過其門見所榜片紙于扉

者色有異突入其室問知爲莆田人頗述其平生
一扉之內席床缶竈敗紙退筆錯處其中檢文詩
誦之是時古度雖年少頗曉其大意稱之每稱其
一詩輒反面向壁流涕悲咽至于失聲其後每過
門輒袖餅餌食之輒喜復出其詩泣如前居數年
竟窮以死其子倉皇覓棺衣舁之中野古度兄弟
急走索其集無所得得先生五言今體一帙五言
今體者五言律排律也其詩予莫能名其自序畧
云昂壯夫時尤嗜五言第家貧無多古書得王右

丞卽誦讀右丞得杜工部卽誦讀工部閒取其所
中規中矩者時或一周旋之又時或一折旋之含
筆腐毫研精殫思今觀其五言律七百首則先生
所學所得實錄實際盡此數言矣其云末一卷爲
排律亦不存或云先生有集十六卷茲刻其存者
以次購之

鍾子曰明自有詩而二三君子者自有其明詩何
隘也畫地爲限不得入自縉紳士夫詩的的有本
末者非其所交遊品目不使得見于世者多矣况

宋

老賤晦辱之尤如陳昂者乎近有徐渭宗登春皆以窮而顯晦于詩詩皆遜昂然未有如昂之窮者也予嘗默思公織屨賣卜傭爨傭書時胸中皆以何想其視世人紛紛籍籍過乎其前者眼中皆以爲何物求其意象所在而不得吾友張慎言曰自今入市門見賣菜傭皆宜物色之恐有白雲先生其人者甚矣有激乎其言之也

鍾子又紀夢云乙卯六月予出典黔試宿葉縣夜夢白雲先生陳昂來謁貌不甚老瘦年可六十四

五冠衣質而不敝獨不襪耳予步送之館一寺中謀衣食居處之爲終焉之計問其年曰癸卯已謂予曰子從此後則當贈我詩予曰旣爲子作傳足矣曰當進于是予覺有愧色復問其生平自集中往還姓名外更有何交則俯而笑曰朱百朋予未合問笑寤纔合眼復夢之乃問朱百朋何人子何以與遊不與之詩則又笑曰何交乎就食耳子惕然其意之不苟與其不得已盡此兩語予復問其逸詩何在及卷首門人長干明偉何人皆不及答

及笑

惕

干

而寤惘然恨其語之不終也後公讀白雲先生五言律七百首率乃追贈以詩曰落落含毫際熒熒織履翁一生窮老裏五字險夷中眇矣置心眼淵然具化工似聞君痛哭屢讀不能終

青岩路氏曰白雲先生之詩或吟之我則痛哭之彼其一日之感皆其百年不散之心也精神所結如是詩人哉生平無一人知己沒而竟陵鍾子知之夢也宜其以夢交矣先生莆田人非金陵人然晚家于金陵詩魂結證藏于吾土昔者鍾子既不

肯廢其人於詩人之外則我何不忍錄其魂於吾土衆詩魂之間是用收其傳

青岩路氏曰白雲先生可謂苦詩人矣迹其人與周吉甫先生同時吉甫先生吾地山中老白雲八十餘年悠然天上樂哉此朶白雲何處野雲散來一綫欲落不得欲起不能淒淒空中以待自湮悲乎苦矣我未知昇諸中野之子今尚有遺縷乎吾土也耶要之不足問也以此一綫雲付之退菴鍾子古度林子卽白雲先生陳昂之系可考而已爰

以其傳次諸周吉甫先生

李雲鵠

李封翁雲鵠號濱溪江甯人也幼孤早失父母依
淑某居竹鎮長而爲人愿慤叔父母以爲駿逐之
外遂就居白下貧甚無所資先是在竹鎮有客遺
三十金屋隅者公候其人還之及在白下一日於
石橋東街遇有徽商執其手曰若非還金孺子者
乎何憊甚贈之十金俾作貿易又會有村姥憐其
素行亦以羣鵝助之經營日久漸以溫飽而公以

貧自歎也輒事施濟有迫于糧征者負七歲幼女
方鬻之女啼也慘公見之爲之立償所欠俾之完
聚焉蘇人張氏兄弟客死于此露棺于道公爲之
買地葬之其存心大概不能自己如是而絕未嘗
望人知也同里老人智西溪者歲九十餘矣臨終
囑其子曰我不爲衣食所累延至今日皆濱溪翁
月餽米肉錢帛以贍餘生也我若不言竟無知者
於是咸服公隱德焉公未老卽委家政于諸子取
親友借券計二千餘金謂諸子曰吾生平慕義若

儼叔駮

味類

留此恐滋汝輩訟端也盡焚于庭享年屆九十子在公第萬曆四十四年丙辰武進士仕至副總兵在公之子曰敬順治丁亥會試經魁第四登進士官至刑部右侍郎贈公如其官

青岩路氏曰甫離乎賤不復念人之賤甫離乎貧不復念人之貧人情大抵然耳祇此一念迴光便作靈音持世何憂夫種德不遠哉雖天下大長者必不屑屑計子孫作長者而天固依于此矣此如濱溪先生一輩人事固不可不存以告人者也

在

青岩路氏曰濱溪先生白雲先生皆天地之窮士也而其後湮顯不同何也夫白雲先生固云有子石余焉知其靈芽所伏事固非人所盡曉第近古之天計功之天也有功于人者報顯而速無功于人者報微而遲此又其理也人不可不參也夫濱溪先生固有功于人者也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十九終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二十目錄

宗系可考

傅太學汝舟一宗

傅汝霖 傅汝舟 傅君才

艾貢士容一宗

艾仲美 艾容 艾徵 艾翹

胡先生宗仁一宗

胡宗仁 胡耀昆 胡起昆 胡宗義

胡宗禮 胡宗智 胡宗信

陳光祿汲一宗

陳萱 陳汲 陳中正 陳九行

葛先生如龍一宗

葛如龍

紀先生青一宗

紀青 紀映鍾 紀法乳

宗繕部名世一宗

宗伊 宗名世 宗仲子

徐先生研一宗

徐必登 徐研

潘總戎可大一宗

潘可大

姚守戎九疇一宗

姚九疇 姚國輔 附 姚士良

王藩幕之藩一宗

王之藩 王璜

魏山人之璜一宗

魏之璜 魏之克

趙庠生拱辰一宗

趙拱辰 趙明 趙司至

柳下生敬亭一宗

柳敬亭

汪文毅公偉一宗

汪偉 汪觀 汪晉

王學憲芝瑞一宗

王芝瑞 王馮

胥光祿自修一宗

胥自修 胥庭治

陳大令六奇一宗

陳六奇 陳日輝

劉尙寶旋一宗

劉旋 劉綿曾

賈戶部必選一宗

賈必選 賈口

倪給事嘉慶一宗

倪守溪 倪一本 倪嘉慶 倪震 倪霖

凌御史駟一宗

凌駟 凌世韶 凌潤生

孫別駕自修一宗

孫自修 孫□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二十

鰲曉亭

青岩逸叟路鴻休子儀氏輯

金陵甘煦祺壬全弟熙實菴校訂

炳星如

傅汝霖 子君才

傅遊府汝霖字三雨世襲京衛指揮使登□□□

□武進士第公氣岸英毅長才廣運歷仕方畧有

餘往往戎功受推任至遊擊將軍鎮閩廣之間海

上而家世喜讀書公自少賦詩與擊劍相因暨弟

顰

麻

印

遠度兄弟二人友愛至篤而才氣交相尙也公在
南幕遠度省兄幕次詩曰萬水千山去路迷馬毛
蓬脚任高低同氣豈曾分達适傳家原不讓夷齊
鶴鴿守月先人墓騏驎生風大將顰海北江南歎
兄弟出門射虎臥聽雞已而遠度將北上應試京
師時公衙齋燈夜遠度復留詩以別詩曰吾家清
白惟傳家八代衣冠披紫霞上世殺人常如麻吾
祖種德如種瓜東門坐嘯靖胡笳矯矯虎子生阿
爺天子賜印鎮三巴么魔跼踖如蟲蝦青霞白月

掛官衙歸山一幅乘雲槎吾兄讀書富五車投筆
拔劍吞胡沙將軍令下海無譁風捲紅旗閃日斜
倭奴負弩軒髯嗟道是天吏能安遐帳下雄兒聲
啞啞老將坐詠看梅花太平人主新年華銀簫鐵
鼓銅琵琶幕南燈火朱雲遮營中細柳啼春鴉啼
春鴉弟去上書將雲拏五色筆補天孫媧蓋公兄
弟雄才壯志一往無讓之氣如是旣焉遠度京師
下第雄才阻遇終困場屋世事日非不幾年三兩
公亦遂還林公之還也遠度喜大兄歸更有詩曰

戰袍新色換芙蓉倦射鯨鼉且釣魚酒氣白雲啣
箬笠佛燈紅影照兵書已知壯士行歌罷但挾名
姝隱臥餘好鳥在花風在竹收藏虎嘯愛吾廬公
既歸世居青溪合淮之上淮清橋之南整拂故廬
閉門不復更問世事惟素交密戚數人觥觴酬詠
時相往來庭戶幽潔琴書在御移轅門雅歌投壺
之風于里居花月之間蓋依然儒者之况也晚失
明不復出享年七十餘子三長子名曰君才休之
長姊丈也少以廕子入監讀書生而雋偉能世其

家學爲人倜儻頗以才名著三雨公歸自海南海
口值風舟壞損者多人君才及一子沒焉惟吾姊
暨一女獲救君才沒年未三十後吾孀姊享年八
十有六女適京庠生梁翰明宗臣因卒于梁氏先
是三雨公止一子君才沒遂無子歸林之後復生
二人然宏光之世傳宗猶鼎盛也變易未幾而式
微之感不勝詠矣家運乎國運哉

青岩路氏曰世弁之家多發科甲一二武盛則化
而爲文既化爲文其文必顯固其數也傳宗有遠

度洵乎絕世奇才今覲其遺文謂可不顯者乎乃
什伯不如遠度者忽自超其儔伍遠度顧欲與噲
伍不能豈不可歎哉雖然家得幾科甲不如得一
才子科甲者得意稍稍出入卽翳人目不傳而奇
才乏子遇窮卽甚狂怪世必轉歎惋之長傳天地
余知異時不傳三雨必傳遠度則傳非襲八代衣
冠三雨之宗而遠度之宗也故以傳宗系遠度云

傅汝舟

傅太學汝舟字遠度家世京衛籍遠度奇崛好古

修眉長髯見者以爲神仙中人生平峻氣自命兄
三雨總戎閩廣海上君從之定欲出大洋觀海三
雨公曰海不可試爾書生不能立也君不然定往
甫開洋口大浪掀天而至方稱奇語未卒已仆不
醒醒而歎曰真奇觀勇可習也何勿俾我習也天
啟中河西之役守將羅一桂監軍高廷佐及其僕
高永皆死之君與平湖馬文治武康茅元儀爲位
于清溪黃侍中祠各爲文以薦酌酒哀慟感動路
人爲詩豪放雄肆不受繩墨岸然自是人非之不

顧也所著有七幅菴諸稿顧文莊公序之曰余友遠度傳君以才名動一時其人標格在塵外而識議閎朗不屑與世之拘文守故者同其所寄其爲文一吐其胸之所獨解者開今人所未開之口揮斥八極而暢其所欲言當其奮筆縱橫時如懸河如倒峽如風雨之沓至如戈戟之交馳卽脫去舊法倒翻成案而不顧而其英識遠見往往足以俟千古而成一家之言噫斯已奇矣余嘗臆韓子之論惟古于文必已出其有所因襲而成則降而爲

翻

未

之者也上下千載間縱橫九州內才人志士馳騖于文苑者何限往往竭心靈以爲之方自矜爲獨解方冊之上區域之內業已有人焉乃先我而得之者同能不如獨勝安得抉天地亦發之藏使讀者擣舌咥指歎未曾有而思前事之未工豈不快哉遠度居常取古人佚事演而爲所謂七幅者其品隲議論皆前代名賢所未及而高曠清深之旨能使人望而汰其韁繫之塵心粘縛之習見以故發爲詩文超然獨脫翹舉羣彥如此夫人必置身

致

太山之上而後可以小滄海于一杯細齊州于九點使在整墩魁阜間即目如離朱知不能抗遐睇于區蓋外也遠度嘗語余才以以識高人以品異其胸中固有別才別趣不可一世者據所見而爲文又孰有能程其所至者哉

青岩路氏曰當明之季吾鄉同時得奇士二人曰遠度傅君汝舟曰子魏艾君容艾君之文嵩岱逶迤傅君之文華衡幽峭而同夫其爲文章之嶽也二人一時以才名當擅世而志切補天遇窮靡地擁長劍以獨悲握霜毫其自寫迨啓禎之末而才俱老矣壯士奇人挾千載之雄性而僅以數帙詩傳可勝爲之長噫乎哉

藏樓集自敘傅汝舟曰予曩者中秋之夜坐方竹床命童子煮長生栢子湯時萬松俱寂明月在天俄合眼微坐行身空中見危梯宛折如虹千盤百曲梯皆竹雲封之重重空中有聲曰藏樓藏樓梯盡登白玉臺方廣十多丈光瑩欄檻見世上遠紅近白碧淺深妍似百萬衆香國攢簇也乃童子報

進柏子驚余余覺衣裾俱香蘇體汗下曰神行耶
然非夢隨進栢子一碗畢後忽置身前瑤臺中臺
後神樓五六各各離六七丈俱烟迷其足不知結
搆以鉄連環擲渡之有青裳兒翠眉雪色守其戶
余歷渡其一二未遍倘所謂藏樓耶此段常在心
下庚申秋適來武夷山中談徐仙人遺事住幔亭
峯以鐵連環擲空中成橋至今仙蛻在焉予因憶
之曩夕所謂藏樓者又安在耶因作藏樓詩詩曰
白霞梯子萬歷長聽得鸞鳴喚帝鄉三千世界桃

層

菑

花色十二樓臺菑菑香鐵鎖作橋風外響玉鬟守
鶴月中涼閒來徙倚闌干遍親與雲英醉雪漿詩
外收拾近草七言得百律呼童子錄一帙白雲封
固之寄上藏樓去作異日一函家信天啓乙丑春
紫白君自記

帙中載梧嶼大洋泛海詩曰一旌指破綠雲邊舊
是胡僧杯渡禪山地俱空惟有水蛟龍欲上只餘
天八方洗出玻璃國萬里爭飛翳翠船但見雪峯
流處處蒲團波頂臥安然

非羽

曰

顧文莊公序是集曰遠度以天上謫仙之才盡讀
人間未有之書發爲文章傲睨千古橫絕一世因
感異夢哀藏樓集余方病困六月中偃竹床欹楠
榴枕憑班絲隱囊令兒子從旁讀而聽之遠韻高
情雲廳霞舉奇香異采神艷色飛如穆滿八駿騰
踏瑤池之陰雖造父御之六轡如組所爲追風躡
雲不受銜勒者自在又如西王母上元夫人金支
翠旗同降于集靈之臺侍從服食繽紛雜遝總非
人間世耳目所恆遭者信乎其絕倫軼羣卑卑聲

銜

畢

律之學雖拈斷枯髯走入醋甕舉世安能遊其樊
也昔濟南以七言律詩自負評隲唐人謂王維李
頎頗臻其妙子美篇什雖多頽然自放矣今觀其
所作後之詞人稟爲功令然正如小乘僧守薄伽
梵木叉不敢踰尺寸試問以一乘圓頓之教不與
法脫不爲法縛者相去何啻霄壤以若所爲在今
日手藏樓集讀之得毋向若而歎哉弇州以大海
回風興到不刪自許以我眉天半雪中看標置于
鱗且曰此義邈矣寥寥誰解者蓋歎兼才之難以

東氏

余目中所見可以語此其惟遠度此集斯其至矣
因題諸首曰非坐蓬萊方丈間日以天酒三斛滌
其腸胃者未易爲此語非縶馬聞風縱轡元圃曳
綠玉杖往來于十二樓中者未易聞此語余老矣
不足當鍾期遠度其尙從藏樓中訪青裳童子叩
所居誰氏質而問之

篋篋集天五岳山人文翔鳳太青山序之以奇文
極讚歎又嘗東遠度曰僕性率直卽才子名流挾
一凡語鄙心不與焉自宗子相之騎晴虹而去也

更不聞有采芙蓉于清江醉百花之芳洲將使人
間筆墨渴死漢欲長跪仰乞太白之餘唾而不得
亦自萬劫夢不着也鍾山之精蔚爲顧鄰翁王駱
之掣鼈峯也其靈心圓映三江月采質疊成五色
雲沉香下楊妃之泪長庚墮酒星之魂吾以爲東
南天地吾與足下且分席各帝一方從此席捲八
荒于詞府之雄思固爲若者稍卷然大鵬希有之
雙搏也且爲宇宙先生樹崢嶸之氣也乎狂夫之
言貢之同調

傳

儀

傳

青岩路氏曰今傳遠度集共八卷卷爲一集集各有奇文爲題前跋後而茅元儀止生氏爲之總序序云傅子汝舟年二十九交茅子元倘有七幅菴集未幾有步天有唾心有英雄失路有拔劍有筮篋有藏樓有鴛鴦迴紋是爲傅子八集而是時傅子巳年三十八矣據此則傅子詩成正年方少壯之初是時顧文莊公里之尊宿而其推予傅子心折而氣伏世有如是之先輩乎吁士生而緝學雄文早見服于鄉國之大賢以至名高于天下有若

傅子遠度者不遇之盛遇也英雄失路乎哉

艾容

仲美

徵

翽

艾貢士容字子魏江甯人艾仲美先生長子仲美先生萬厯間以賈遊而能交天下之士凡所至必識其英傑當日賢士君子莫不高先生之誼行者子魏先生繼起雄文章工詩賦盛議論以長才廣度時時出門而交于是海內以氣韻相應求者至江南莫不擇主于艾氏當是時江南以才子推者二人曰傅遠度汝舟曰艾子魏容二人者挾奇才

奇志負奇氣于天下不獨以詩文拔出一時而子
魏先生尤稱縕籍深厚居嘗慨世變日生以衡門
之下肩宇內之憂凡戰畧兵機古今之事變相切
者莫不及二三同人時時壽論不已以冀一時得
遂效聖天子之緩急而不至以經生空老乃久之
竟不遇也先生既幼負經世之畧而豪于詩文于
是悲時撫運每慷慨淋漓不能自已崇禎壬申客
劉總戎幕中力爭機務于督撫不從知其必敗夜
潰圍衣鐵甲渡水水深沒馬腹行數十里遲明聞

登州已陷遂自保定涉淄維還次濟登太山俯日
觀且觀日出乃復遊薊門歷盤山目擊時事日非
圖消弭撫治之策長鳴永號而不得行其志歸而
鬱鬱以沒識者稱先生強忍有力達觀遠見凡所
見者皆確然中當世受病之源每與當事論時務
反復痛惻皆出血誠蓋其心誠有所不忍已者而
非希一日之名設俾其稍得自展于世固未易才
也先生制科之業治春秋獨有聲顧不售崇禎
□許鄉試副榜充恩貢卽用是科應天登副榜者

卅

止先生一人貢于京究未授官而卒卒後所著微塵聞稿行于世先生之所締交所至有人其尤著者于楚得譚子友夏于江右得艾子千子皆得于其名未成之日也二子至江南皆主于先生之家附先生而名日盛則可以知先生之重矣

青岩路氏曰休生也晚不及見子魏先生然猶逮侍仲美先生之側時仲美先生高年誼望而温然長者風采有餘古道照人迄今思之猶然令人朗朗在懷若子魏先生則休童草之年先大人即告

云

救

之已悉茲畧憶所聞敘而成傳噫末運固有奇人歌嘯傳而事往于今去之容母_於悒先生子多人休得交其伯仲曰鄭公徵曰遠公翽文壇相師友者五十年而今皆往矣徒掃三逕而不復再有求羊乃知士生可歎雖貧賤之交亦難希過分之樂也子魏先生昆友四人其季曰_{宣廟諱}字子暉早在京庠亦能詩愛朋友休之少也從父兄之後暨徐顧諸君子飲酒賦詩時得登庭以故得識鄭公羣從諸賢當仲美公晚歲諸孫之賢文者蓋支支眉列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二十一
不啻藹藹多吉而且延秀迄今先生貽澤其長矣
哉

胡宗仁

胡先生宗仁字彭舉隱冶城山下偉狀美髯晚年
衲衣拄杖反手徐步鬚髯從風颺颺見者目爲仙
人善談論工畫本富家子老而食貧不謁時貴嘗
詠唐六如詩閒來自寫青山賣不使人間作業錢
殊自得也有詩二千餘首竟陵鍾子伯敬與訂而
行之曰知載齋稿其自寫有貧惟奪酒在詩豈衆

尊

人傳之句則其風格可想

葛元湖詠瓶梅柬胡彭舉春日坐茅堂瓶梅正吐
芳折來非避雪着處不臨霜素影橫牀上寒香住
席傍此時遙憶爾欲寄定誰將又秋日懷彭舉離
居當日入天氣晚來森鳩合棲枯樹鴻應止茂林
庭閒餘月色院靜落秋陰愁聽商飈急棲其動我
心又元日喜胡彭舉雨中見過去年元日曾無事
今復蕭然一事無載酒暫將裘頓解閉門敢致客
頻呼仍將栢葉薰虛室願取椒花和弋鳧細雨寒

風誰見過相過擬必是胡奴

彭舉小九華石記癸丑夏余開宅後園塘掘得片石橫不盈尺高可五寸餘亟以水浣濯之文質古潤形色怪美大小峯巒崇卑岬峿如青芙蓉亂插雲漢左聳二高峯峯尖折一小巒欲墮尖尾生白石筋縈繞分合如瀑泉掛落半巖小圓池泉奔其中復倒流峭壁數道瀉崖下壁腰斷凹入爲一週遭徑路逼險通巖後大長池池面濶滿寸深如之可注水供筆硯池上重崖洞穴良夥壁前向山口

有墩墩半露一纖石吐光若星傍橫立五小峯如老人聯袂相顧宛然觀泉狀三峻巘排而夾之連五老右峯類九華天都峯孤絕秀美腹空洞進如窟宅上懸玉乳有微隙通天旁對峙兩小石如門門外平廣似坡臺宛轉接峯而起臺前隔澗抱一峯如削成巒岈雙頂白山足突擁若兩仙人並肩而語臺邊俯瞰跨小石梁度奔峯始盡竊奔峯者其體勢若奔名之也其餘磊砢碎岑玲瓏互映不能悉擬余覽之褫魄飛魂歡喜無量真希世之奇

寶也兒輩云月前夜歸見園中地上有光想此石欲出之兆也眉山蘇子瞻藏仇池石湖中李正臣蓄壺中九華石此豈其流匹耶大都白下多前朝故宮舊館海田變易物有沉浮余所居適其基地此石形色古妙若是必南唐珍物無疑今物遇我而出若有待也亦夙因也聞襄陽米元章有硯山傳為異寶余考其圖未必過是不恨我不見米家石恨米老不見我石也且余近蹈米顛癖先得癩石移卧階前後得小匡廬石置玩几上今復得此

彭

晴

石安放古硯邊朝昏相對真忘飢渴幸足娛老此石信神而靈不然何以知余癖好而來余歸也遂命名為小九華昔余曾遊江上遙睇九子羣峯羅列刺天際望之恍如是也因記之

竟陵鍾公惺至金陵過胡影舉詩曰五載未曾到庭中如昔閒所添惟一石何異在深山懷值秋冬際人來冰雪間自然費幽意永夜不能還又夜過彭舉良夜即相過况今將盡年冬晴非可必月好莫徒然杖履人眠後琴尊客到先看君安性命一

石嬾如前又題嬾石舞蹈理袍笏端坐不答拜爾
顛予亦嬾同病了不怪

青岩路氏曰胡彭舉葛雲蒸仙客也同時得爲仙
友同有仙姿仙筆又同有仙弟同者顛仙石癖而
同以發地得奇石大稱其懷以朝以夕副其逸韻
然則江南前輩其擅仙緣于天者亦何其特厚乃
若此乎嗚呼一隱緣之小節已自見盛時盛事而
况其他乎哉

顧文莊公知載齋詩草序曰胡彭舉恬淡蕭散超

然風塵之外與之處溫其如玉久而不厭令人之
鄙吝消其高情曠度世務一未有以撓其神者金
陵爲六代之遺風華艷冶沉酣漸漬幾千百年至
今紳佩中不能盡削夫油檀裙履之跡而君遇之
泊如悠悠忽忽幾令人莫窺其際古所稱韻士君
殆其人也君工詩善草隸圖畫其詩寤寐古人而
不爲影襲往往率胸懷出之清奇澹宕不染世縑
氛余不能名其一瓣香爲誰拈出而誦之如入深
林澹谷撫長松而蹇疎篠憇白石而聽鳴泉使人

心目俱瑩神境雙寂縹縹然有凌雲之氣蓋君之
風檢高故舉口無凡韻興寄遠故下筆無纖詞惟
其有之是以似之君之謂矣

青岩路氏曰當胡彭舉先生之日以文心之交而
別具知人之目者在吾鄉莫尚于遜園顧太史在
他都莫尚于退庵鍾儀部而兩人之重彭舉先生
如一人蓋不惟其詩畫其品格孤高固實足以服
之也品格者先生韻之本也不然恐有心目者不
洽矣後之論者詳之

胡耀昆

起昆

胡居士耀昆字□□弟起昆字□□彭舉先生二
子也才名並著一時金陵詩評胡彭舉宗仁詩奇
峭多新致周子吉甫稱其句中有畫類王右丞畫
評彭舉畫自文五峯來晚出入王叔明黃子久二
家其筆意古質頗有五代以前氣象二子耀昆起
昆奕奕皆有父風

青岩路氏曰自彭舉先生以詩畫著胡氏門中一
時多才競起若宗義宗禮宗智宗信莫不風操藝

苑氣擅文壇其下昆字一輩又復蜚聲累累蓋才人不得意閒來自寫青山更弗獲已寫青山賣則此派業錢遂作儒者傳家之寶良可歎也然而與之者與九夏之涼風受之者受三秋之清露與受皆韻即以為世業抑亦何慚于儒者

垣

竟陵譚子元春日彭舉年六十餘坐起一齋藤垣苔室冲然無慮然未免為人作畫緣飾于雲林大痴叔明間而疎疎自運居然有逸士老人之度世知傳貴之惟彭舉之詩老枝少葉自寫其質性之

所

所近則自吾數人外誠莫有知之者夫為世所知不如為世有不知然苟無一物以掩之則雖欲不為人知其道莫由故畫能至于神逸而又能早以之名于世是彭舉所由以自掩其詩也江南之俗畫之易售倍詩彭舉為貧而畫鬻手用老亦無可奈何而以畫存于世又無一人推本其為人之貞樸以掩之然則畫與詩幸不幸何如也

青岩路氏曰至矣譚子之善贊而善歎也蓋極贊彭舉之為人勝于詩畫而亦不詘其詩畫極贊彭

于

舉之詩勝于畫而亦不詘其畫特詩不易知畫易知耳究竟不易知者世不知易知者世亦未嘗確知而知以其畫推本其爲人則彭舉爲人之貞樸徒掩干詩畫而已矣豈不可歎之甚哉噫世非譚子誰知贊至此而歎至此自有譚子之贊歎而彭舉先生不慚先生之子弟以詩畫作儒家之世業者亦皆不慚也已

胡宗信字可復山水最秀潤惜壽不永耳顧文莊公悼可復詩論交乍喜得披雲生死驚從把臂分畫壁舊餘金粟影錦囊新貯玉樓文荒臺夜雨遺琴在孤冢秋風宿草紛惆悵青樓紅粉色爲君銷盡轉憐君噫才子兄弟例作一人缺陷胡氏宗信又其一已

陳汲

萱

中正

九行

陳光祿汲字伯用號曰禹門先系潁川南遷浙杭國初應詔徙金陵占籍南光祿寺其上世或仕或隱代有醇德以義門稱數傳至贈公萱公父也繼配王實舉公顧文莊公公誌曰公生而修偉儀止

祥華已治博士家言贈公善治生起家素封不欲使公刺促逢掖間奉例挾策遊成均一時目屬公者咸器重之公居恆自勵幾有所樹贈公逝公代秉家政于是穆然以思父有遺產而安坐事散儒非所以成親志也馮安人公之德配也克以勤儉佐公公夙明計然之策又知人善任使所署爲紀綱生殖者能盡其力用是家日益隆隆起馮安人一子名曰中正善讀書有美才以通經試爲博士弟子尋以高等廩于學宮進而升于六館論者更

謂所爲副公志者可跼足須也而公則時時歎親以岩穴老吾曩者恆欲策名王庭徼一命榮親今髮且種種徒悠游田里謂吾親何遂起而謁選授光祿寺之大官署正署在紫微帝座之旁典上法膳及諸祭饗宴犒之事近臣中號爲繁劇公以勤恪能其官以才品著會滿三年考書最上上下下璽書褒寵之馳恩父母將議增公秩適公子太學君不幸早世公遂與馮安人決計以奉母歸里太學君遺一子曰九行公旣失太學君歸里念孫九行

幼孤日夕劔于旁躬自誨迪俾繩祖武而慰其父
于地下如是者十餘年堅卧不出九行旣以成立
公素健論者謂公之醇德必有年以待其孫之顯
乃天啓癸亥馮安人先卒丙寅公遂繼之得年六
十有八耳初贈公以貲雄里中而爲人樸實人目
之曰長者公席父貲不改其素奉贈公及王母色
養備至其與人也飲人以和然不妄通賓客生平
惟與刺史伯倫許公光祿長卿許公侍御仲雅何
公明府生子沈公太學春谷胡公藩幕平林歐陽

公爲莫逆友諸公或吐納風流寄興華曠公默默
而日親之人人重其爲篤行鞠躬君子也向公稱
貸者多公往往不恡濟人緩急其重義常出恆情
之外不獨生平焚券不一馮安人賢有志行復能
佐公之意安人舉太學君愛而能勞幾及見其貴
而實心抱至痛而念公上有母下有孫輒強起理
內政從公娛侍王安人而含飴以育孫孳孳無倦
也此外一室長齋禮佛守其素而已蓋余耳目里
中大家盛衰之故嘗爲之累歎而太息嘉隆前擁

高貲者多奉法好禮畏官府服舍母敢芬華數十年來少具鼎鐘之奉乃競為豪侈以明得意甚至衣絲躡縞乘堅刺肥蒼頭廬兒習以為常恬不知怪然未幾而傾覆相踵不啻疾風之卷秋籜也鄉之豪侈實所以連其敗取公道師陶倚貲侔卓鄭乃任俠不為孟公豪舉不為元龍獨近法贈公之樸實者進以是服官退以是訓其子孫使世世守而勿墜此馬伏波所以思少游王義方所以戒闕黨也今之世求如公者可多得耶余謂公可為守

富者法公與安人逝而里之耆舊又失一典型矣余是以讀九行所為狀而悲之九行雖痛父之早亡幸躬承大父母訓自矢以展兩世未竟之志其才行足倚也陳祚庸有量乎

青岩路氏曰九行京庠生亦美儀表以文行稱元配焦氏澹園公女孫茂慈公女與余內子有姻婭誼故及其家宿通往來禹門公雖以貲郎起而家本義門公為人復厚重清謹饒義風故士大夫交推之不獨云其富也九行之子嗣宗余少與之善

其人開爽有志義時終軍之歲而篤好古印章自亦善刻附識于此

葛如龍

葛先生如龍字雲蒸與少宰顧文莊公太初居同里開契等金蘭終不替布衣交萬厯戊申太初序其詩集而傳之其序曰雲蒸及余把臂而稱石交雲蒸秉性孤貞有蔣元卿沈麟士之高節而標置勝之綺歲譚經屈其流輩連城屢別遂老衡門綜琴書而蒔花木品水石而課魚鳥家無儋石泊如

也韞山之輝不能自闕經年肺疾口不絕驗詩意新而格古景近而趣遠王東臯秋色落暉之詠孟襄陽微雲疎雨之句或未有以過焉雖其久鬱文房未伸所志然以余熟君所居謀生甚拙而託寄甚長倚長松而獨咏落落穆穆有天際真人之想闕其戶聞其無人至風晨雨夕諷詠之聲未嘗不若瓊琚振而鐘球鳴也抑亦其不朽之志固有所託以傳矣以視夫世之影組垂纓朱丹其轂者曾不足以易其樂也

歌蒸有泉石歌序云余卜築花籠岡下秋日開畦
偶得白石清泉喜動顏色胡彭舉張元度林茂之
過訪創見絕倒徘徊竟夕稱歎之不已詠歌之詠
歌之不已圖寫之遂成一段奇事余亦因而歌之
非誇奇聊以紀事歌曰鳳臺瓦官接花籠老夫居
向此中築閉門日日見長松俯檻時時對修竹辟
喧宴坐養餘生息影藏名期實腹牀頭酒盡頓生
愁架上書殘還耐讀誅茅菘圃偶開畦豈料開畦
得泉石泠泠鑿鑿並堪誇里中傳語多籍籍昔人

抱璞轉增悲我令抱石翻成喜石下泚池不斷流
汲來清似中冷水泉有靈兮石有知兩物相值此
一時子荆下世不復起漱石枕流知者誰况有高
人可與晤茅堂日落來何暮入門一見便稱奇風
流不減謝太傅日擊泉流不掉頭蟲鳴切切風颼
颼醉倚巉岩拂苔蘚題詩直擬傲滄洲摘詞採藻
極微妙情深意愜憐同調解衣脫帽忘人我長歌
短歌同一笑詠歌不已仍作圖突然盤礴急相呼
走筆畫石石不異莫道泉聲畫也無淋漓灑墨飛

帝里明仁人文集卷二十一
寒響與來筆筆入神想摹寫臨流景最佳老夫從此得真賞詩中有畫畫有詩輞川雖盛不如茲一邱一壑無餘羨世上繁華非所思

瑣事載葛雲蒸一號元湖雲蒸善飲酒工詩當日顧太初昆玉張孚之昆玉李如真王孟起胡彭舉歐陽惟玉昆弟陳蓋卿林茂之張元度方方樵諸名宿等俱在唱和間雲蒸自識有詩白首醉狂夫人間俗念無閒閒經歲久病病入春蘇居僻疑僧舍松高入畫圖客來多載酒不用一錢沽又秋日

家

感懷日入園林夕草蟲鳴不休淒風來曲檻涼月上高樓谷靜泉聲息山昏雲貌愁水邊雙鳥度樹底一螢流亂眼聽黃葉傷心自白頭勞從煩處積逸在靜中求識得幽人意終須卧一邱貫酒林中酌長歌送夕暉桂香多惹席月色欲沾衣渺渺翔雲逝淒淒宿鳥歸疎狂冢計失懶慢世情違只覺今宵是安知來日非緬懷抱甕者無械亦無機青岩子曰噫只覺今宵是安知來日非俾我曠世遙有同懷祇此一句元湖千古矣如龍矣

太初公記云雲蒸爲諸生屢試不利謝去之隱于鳳凰臺畔初治居曰竹護齋有竹數百竿又建閣竹中甚窈窕後徙于上瓦官寺之北山麓甫構架掘地得一巨數人昇起之而泉泓然出其下詩時有佳語沈大令生子亟稱其鶯聲嬾出村之句字法歐陽率更年七十餘卒亡子

又云金陵自六代而下祖其風流其山川精美所在而是旣足以使人騁懷娛目快然自鞞其結醪命駕之思而先輩簡澹幽遠之習醞釀薰炙猶有

存者是以仕世者多素詞而棲隱者無凡韻其居使之然也嘉隆以來若顧清甫盛仲交二先生皆以深心曠度高視一代而脫然于名寵之鞿馵自雄長于山林其悰素所寄時而大放厥詞往往使薜荔煥其龍鱗松篁鏘其鳳響攀其遺馥流映岩壑嗣是而後時不乏人若余友葛君雲蒸固其一矣雲蒸其人視清甫仲交在伯仲間而其詩亦卓然與無功浩然稱嗣響讀其詩而君之所干青霞獨上者可想見矣余爲序而傳之使人知盛明之

代金陵布衣有葛雲蒸者能以其詩鼓吹休美而欲考六代之風流得其山川人物者于君之諷詠庶幾其有徵焉

青岩路氏曰江南山川清美風物超然宜于高隱其來遠矣邇者漸漬芬塵皮膚皆非其故君子病之雖然皮膚則病而其神明固在其間高隱比于六代于青霞獨上若葛雲蒸其人者或亦不少所少者正顧太初先生一輩人耳昔者江南之盛其邁往之士文章品格皆能不借公卿各自成其不

朽之韻而其名公卿畧富貴詳志義則高蹈之風更超于處士時時讀書好問恐落人之後仕他方語輒不忘故里居里交必先其故友隱顯之間氣韻不遠詠歌之美一語通知理共貫以不孤懷有信以彌長相得以彰夫是以山林之老雖不遇于世蓋未有不遇乎其友者自其時多朋友之樂于是乎其山川之清美亦日以益著而今焉問乎縱葛雲蒸在閉門獨詠望有胡彭舉張元度等之一同輩且不可必得况顧太初哉夫亦面此江南日

老之山川與之神明俱往而已

紀青

映鍾 法乳

紀竹翁青字竹遠晚自署曰竹翁翁博洽羣書流
觀千古見諸篇什奇拔之思矯矯出人纏纏不絕
同時馮子園風其內兄弟也並以才名高睨當世
翁家貧而俠氣干霄不以貧處中年以後輒賦遠
遊凡夫名山粹宇及夫勝會大都英賢所躔動爲
爰止蓋翁詩酒之次伸之氣節說劍之中濟以談
禪莫不曠懷于人故人亦莫不曠懷于翁者翁一

子曰映鍾字伯紫京庠生幼而工詩藻思續溢翁
晚年居家嘗父子賡歌爲樂崇禎辛未冬雪追次
蘇子瞻雪後書北臺壁韻多首一時傳和交摹奇
句在昔金陵雅事亦所罕聞茲識翁原敘原詩俾
後來者覽焉

竹翁雪句自敘曰鄭谷雪詩亂廳僧舍密灑歌樓
禁體物語其後歐陽公在穎雪中會客賦詩亦禁
體物語作序云如玉月梨梅練絮白舞鵝鶴銀等
字皆請勿用元祐六年東坡禱雨張龍公得小雪

與客會飲聚星堂忽憶歐公作守時雪中約客賦
詩禁體物語于艱難中特出奇麗石林詩話乃喜
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以為超然飛
動何害其言玉樓銀海而雪後書北臺壁二首用
花又鹽尖韻是知密州時作試掃北臺看馬耳馬
耳山名與臺相對時年三十有九偶然用韻甚險
而再和尤佳荆公讀眉山集次雪詩五首愛東坡
用韻自然復次一首又胡澹菴追和三首趙章泉
云頃與公擇讀東坡雪後北臺二詩難其韻險而

矣

無窘步嘗追和以見詩之難窮去冬無雪正月十
日大雪因用前韻呈公擇則和蘇三公皆命世哲
匠也辛未長至候儻園無事一日晚忽雪村酤甚
遠長夜無聊鍾兒篝燈爰作雪句予拈長公原唱
使和之令其直賦述以廣徵幽渺不謂午漏遂成
十六首而體物語彈脫胎換嘻亦侈亦國中若盤
公進公傅生友生雲子羣起而賡之積瑤堆素莫
可涯際余每謂剡舟遽返畢竟興卑倘命子猷倚
和不過如謝庭諸兒女擬鹽比絮止耳烏睹此紛

張

翻揮霍十六出者哉事因見獵不覺心喜亦戲爲
六押併志老人灞橋夙業云時閏十一月二十七
日竹翁紀青題于東園之青溪一曲樓

詩曰玉馬常山液化織銅駝蒙遜遣工嚴綏綏遍
灑藍姑粉昔昔曾歌白鶴鹽塑虎香闥衣袞筍詩
驟函谷帽堆檐搏雲剪水渾閒事競兔驚殘脫頰
尖梁山作操憶舖鴉孟昶窺籬羨鶴車紛作楊枝
離垢絮敷同梨樹閉門花素娥霜魄明千里姑射
冰心護萬家老枯蒿高軒后種枯禪半臂不成叉

作賦當年禁體織梁園今日喜鄒嚴東坡八韻

偏凌險南史三言不道鹽紈製班姬怨齊扇蘭絃
宋玉鼓幽檐不貪一臥三公事且詠雙稜馬耳尖
庚辰七尺變金鴉甲子周門立五車水下遇寒凝
水種機空能織皦機花玉肩銀睫俱成套舞鶴翻
鵝未作家縛虎吟邊廳正急不須冰柱誦劉義
地上初觀澹影織簾鈎乍濕冷方嚴薦憐馬剉還
悲髮纓墜蓴羹好下鹽瓊苑俱驚新落構青山不
覺半虧檐龍沙忽度從雲合折贈琳瑯石乳尖楊

攬

柳依依啼霰鴉門開箠擁客停車陳庭有玉齊歌
樹隋苑無綃半剪花拘翼珠幢天女網阿環元圃
木公家歸簞漁譜真堪掛不必青銅落畫義 馮
夷剖蚌穉叢纖興滅因時節未嚴陌上飛棉悲閔
損奩前落粉喜無鹽千重碎入迴歌扇一半斜飛
索笑檐試向壽陽宮裏問萬枝玉蝶細封尖併糧
枯柳攬棲鴉桃角興嗟入楚車珠滾仙京鮫姥泪
秋方玉圍蓐收花空桑六月能窺睨大窖三冬豈
顧家自有逸倫弓樣卧不圖頸脰戟交义 緇色

何從一點纖瓊殘北海齒根嚴宋臣衣上花明粉
謝閣詩中絮雜鹽千里遺蝗没禾地一羣飛鶴舞
松檐老漁笑指前峯白昨日巉巖已去尖麥宜黍
白喜飢鴉王母嫌州載滿車六出若非頻獻瑞三
冬誰見日開花路迷楊柳藏鷗墅塘覆茨菰隔酒
家雞鶩不知冰霰洽亂書个字竹邊义 甘流神
液盡廉纖膏被靈滋靜氣嚴矯眩舞天龍散粟蹲
疑撲地虎爭鹽縞同萬井遙增阜白遞干峯近接
檐小鳳建芽須待剖佳人爐畔露葱尖鑿落銀杯

隨去鴉澤珠素帶逐行車煖寒徑上勤黃帝剡興
舟中返白花東郭坦途何屑履焦先祖卧不還家
炎洲赤甸徐歸素驢背詩人手正義

青岩路氏曰是雪原唱伯紫先生十六首竹翁十
二和者先君二十首先叔十六傅生廖先生八首
友生顧先生八雲子于先生十六共詩九十六詩
合刻為一集事在崇禎辛未冬是歲余甫九齡暨
今七十三年而先輩往來風雪無間嘯歌之韻猶
儼然心目此風今亦付諸夢想而已識之不獨識

竹翁也竹翁小刻多帙今一帙莫尋其家又移真
州久且莫知吾鄉逸雋有竹翁其人者即知之亦
莫考其詩文為何等聊以是傳一斑云爾伯紫先
生休先人執友未知訂交何歲休八九齡畧曉讀
書之意即日見在坐先人交遊甚廣而先生暨友
生顧先生大善起渭徐先生開呂並余父叔五人
則專為詩友彼此日夕相較量蓋不勝其虛且勤
故五人能各成其詩為一家伯紫先生年二十即
以詩聞初為京兆生易鼎即棄去以詩人漫遊而

老子法乳亦奇士幼而侷儻不羣年十六七卽嘗
獨騎遊于海岱之間法乳暨伯紫先生後蹟例不
書附之以識竹翁世次云

進公先叔父同社祭竹遠公文曰嗚呼士之負大
志者莫不笑揖倫伍謔浪羣兒或濶畧而泛愛亦
偃蹇而矜持有爲也蒼生借以遂其望弗遇也後
輩賴以扶其衰于惟先生髮煇名著翦異追奇俯
首戰藝逸氣遺羈踔厲颺發渺不知時世之成規
越俗驚衆湖山爲期襍被長往如慰渴飢尋高人

燥

巨

之戶賦招隱之詩松巖春草桂樹寒枝神留連而
彌悅才超曠而愈滋清齋結社辭塵釋機悟形骸
之垢靜咀仙釋之精微已而依隱玩世鋪糟餒醢
桐帽青鞋壯語高姿貴人訪以當世之務名士題
以風流之師至若朱門臣會芳野連鞮頽然引滿
可三百卮探韻競險紙落如飛匪先生之在座悵
勝事之無儀方其戎弁縱談怒罵笑嬉儒流釋部
象緯兵機登堂入室分理劈肌聽者俛然惕息聽
然解頤悵河漢之無極歎鄙吝之忽移晚乃遠懷

鳴

宵發野興雲齊泝大江越五溪吊夜郎訪滇池山
川寥落城邑參差荒天隱地古洞叢祠奔走而助
筆靈絡繹而赴文思于是行李發其光怪氣宇矯
若虹霓知交方詫茲遊之奇絕而使者又製東漢
之征衣瘴雲炎海之怪異瑇瑁犀象之珍奇錦囊
纔貯象管未摘雲山甫徧人琴已摧嗚呼先生元
文炳質霞舉風思使直玉堂籍金閨挈揚攀馬獻
賦陳詩何鼂聲之難息作者之弗追不然優游草
閣偃仰筠扉準仲長之樂志足王秀之山資耆舊

蛄

繫

醇

可傳清風在茲胡蒼蒼之弗弔時命遽至于斯嗚
呼乘化而來御無而歸惟哲人之達觀何生死之
足悲文章輝于後世風韻存于等夷九州半在足
下五岳惟其所之人間天上清弗無遺豈屑與臃
腫齷齪之輩較修短于蟪蛄問得失于蟲雞某等
念遺聞于平昔惋大雅之陵遲合涕薦觴有愧南
州之絮纍欵陳語無慚有道之碑

青岩路氏曰此文竹遠先生寫生之全像也當日
脫稿同人莫不叫絕吾鄉前賢醇醉文行可觀可

悅然衆慮一致之間詼奇異樣若傳君遠度紀君竹遠輩者實足醒目故奇人奇文俱當存之不可擇也此文先叔集中自注云竹翁酷嗜六朝故作此爲弔意亦趣甚

宗名世

父伊

仲子

宗繕部名世號曰傅巖家系本吳郡徙盱眙再卜居揚之興化而嘗隸籍上元往來迭居之故公終老于金陵其仲子○○與顧鴻臚起鳳同舉鄉試公卒太史鄰初顧公爲之誌曰傅巖宗公吾鄉之

開敏博達君子也父伊以貢士官秀水丞生公英偉不凡知其必貴撫而喜曰吾宗自吾世父方城先生以仕顯而文章之業大著于時至今稱不朽繼之者其此子乎既就外傳日誦數千言補博士弟子其文出入經傳子史醞釀諸古文詞論者謂卽起方城先生毋以異萬厯戊子舉應天鄉試明年聯捷南宮成進士授任肥鄉公考唐韋景駿所爲治肥鄉者師其意以爲除與無弗得當邑苦漳汎公躬督吏民築堤捍之屹然爲百世利顧常約

已裕民不肯飾竿牘游媚諸貴人滿四年治理流
聞上官登公薦剡者二十有七人謂旦夕且特徵
臺省乃以治堤忤邑中貴人意適公以贈公憂歸
乘公宅憂謠詠之公乃得調調香河香河去天尺
五聲易達京師而公爲政本清簡度不能俯仰以
邀當塗者之譽行其意自如以是再論調當爲學
官迴翔里中久之乃捧檄司紹興教授事古稱州
郡之職徒勞人耳曠達如公其胸懷豈能舍已而
徇人哉公丁酉至紹興己亥內召以國子博士明

叔手

年庚子晉監丞亡何有營繕主事之命辛丑奉敕
權荆州事竣得代歸癸卯奉母太安人諱里居二
年爲乙巳國家當大察京朝官先是荆權稱弊藪
公盡力剔之弊乃大剷報代公方自謂身處脂膏
不能自潤廉吏安可爲也乙巳之役乃竟以是齟
齟公遂鑄公秩不敘知者咸爲之扼擊公顧不屑
依隱玩世而已人以是益服公之高令甲以考察
去者例不得自辯公雖蒙寃亡由白其仲子守景
州會國家大慶覃恩上書北闕白父寃狀天子詔

復

下所司覆覈後公官時公年八十矣公里居以泉石自娛其在金陵也闢第于古杏花村東間撰杖屨登鳳凰臺以騁望角巾野服蕭然物表不知其爲蟬冕客也天性孝友性儉素服御不侈而常與人濟緩急里中推長者所爲文章藏于家凡若干卷會稽陶周望祭酒公同年也每手公文輒歎曰君家方城先生文龍跳天門虎卧鳳闕可謂豪舉至根極理要切中事情君當擅出藍之譽然公終身未嘗以文章自鳴又知公之淵然有獨抱也

癸亥年八十卒

青岩路氏曰明季以宗氏來寄者凡二一爲督學宗先生敦一北人也居城之北一卽傅巖先生南人也居城之南二宗並有聲並垂後于此而傅巖先生之家其人物尤著美文才善交際明清之間其家人或去或留不一而列我郡庠者亦時不脫人見顧公傳巖誌爰節省爲傳一以識傅巖先生之清高一以識南宗之淵源云北宗未訪

徐研

徐先生研字季采世籍江甯推江東詩禮之宗先生天才拔萃初服卽逸藻驚人而早負大志力學不遑暇息文章嘗卓然自命象勺之後遇江甯邑尊楊公某稱一時冰鑑者也深所賞識拔冠羣英遂列京庠試輒高等旋受餼而先生學益以力暨胞兄惟一先生必登詩書山寺忘于寒暑雖家或嘉會作樂未嘗歸也其篤志如此于是兄弟文行表于一時從遊日衆咸謂以先生之學與志未有不遇者顧志久莫酬乃作秀才歎一篇自哂同志

且問

者多爲太息旣而世事日非先生知所學非其時卽遇亦非其用之世于是邈焉高退之意遂斷于中卜居南郊構數椽于古芙蓉山南種竹蒔花齋曰且宜自署曰一林居士常詠詩飲酒及二三知己嘯傲其間感懷詩有云三策誰酬千古志六經但買百年貧聞者更爲之三歎也先生晚年暇日益肆力古今篤學不倦脫然世外而常憂讀書者不能明理得病次日猶晨興爲文小楮清膽以示學者卒年七十有五詩古文詞著述甚富子大捷

訂集成帙與惟一先生集合傳先生子四皆賢大
捷子曰口曰時鳴並列庠爲能世其書香稱方起
云
青岩路氏曰季采先生先大人衿友也父輩尊型
嚴瞻維久不惟一時風儀德宇卓越不同卽其昆
仲繡虎之才而人龍之表以位名公卿不亦郁郁
其宜乎然而爲偉人廟堂與爲偉人桑梓其致一
也于先生何間語云不于其身者于其子孫夫必
有彌蓄之而彌深者已

潘可大

潘總鎮可大江甯人起于將才嘗建功齊魯北援
京師南援閩粵皆有功崇禎庚午授安慶遊府當
流寇入桐潛間公力訓練爲備是時閣部史公方
爲兵道公約同之四面堵截屢有斬獲丁丑復邀
擊賊于艷家店賊騎數萬公所領纔三千人久戰
月餘糧矢俱盡度不得生乃取關防印襟袂十數
處以身殉焉史公招魂而哭之蘇撫張公國維臨
皖祭奠紳民莫不悲號立祠祀之事聞贈蔭

青岩路氏曰雖死何益顧嘗歎當日廟堂之上大言以欺天子而出焉不展一力甘心不死者以視此盡力無言委身以報天子之士則此真天下士也豈不可敬哉

姚九疇

姚守禦九疇字庚先京衛人崇禎八年任浦口守禦流賊破和州圍江浦公從遊擊江之斌援浦乘障用火攻凡五戰皆捷斬賊無算城賴以完之斌貪功議搜山力諫之不聽果中賊伏公率所部力

任

救之出重圍之斌顧以偏師潰走賊麋至援公絕矢窮賊誘降之不屈以刀脅之罵不絕口而死兵部尙書吳橋范公慟之厚卹其家先是戊午三路之師紅旗促戰南營帥姚國輔以遊營將軍領銳卒三千赴援血戰死之登州之變鎮標千總姚士良請當一隊與遊擊陳良謨中軍管維城同陷陣而死三姚素以胆勇聞故皆能為死封疆之臣青岩路氏曰崇禎八年乙亥歲也余時年十三矣迄今猶憶當日每夜半天火色排門金鼓催人持

戟上城京城危急人情慄慄之狀其幸而浦口不破賊不渡江者其時文臣肯守武臣肯戰也姚公雖戰沒其心其功固在父母之邦矣方傳姚庚先沒邦人莫不色慘余亦迄今憶之

王之藩

子璜

強

王藩幕之藩字南衡江甯人為人慷慨好施重然諾尤篤于友于兄某領官經采銅荆襄時亂留滯渝年耗其資株連方衆公毅然自鬻產得千八百金以輸官當事義之弟某病醫禱百端不起撫其子若已子初仕陝西藩幕權稅潼關課額之外行豪蕭然攝華州篆平反獄訟出贖鍰釋淹繫者數人人皆感泣年八十餘子潢以孝廉謝公車力請終養人兩高之

青岩路氏曰南衡公休十歲時以事一望見顏色而已未親也南陔先生則得附友人之後請益者有年因得及先生長君子俊等昆弟交先生巖巖岱山也獨于後學則未嘗不仰懷若忘年友每文酒會先生嘗颺然集歡談竟夕倘會于子俊齋次

先生更未或曰是子弟輩事吾尊年不必預坐也
休曩者心竊高其誼嘗因子俊呈詩以識仰止詩
曰設歎凌雲當獻賦事過無復可重貪從來天上
奇歡喜不若花間正笑談先輩一言千載色名山
片日畢生酣連年况累承清燕長照文心光蔚藍
昔文中子今夫子經世文章出世身幾令後生知
此念幸同猶子預其春草堂星日還前古芝宇風
霜檢衆唇雜卉何能無萎靡嚴冬乃及附松筠先
生吾鄉忠孝人也明遺孝廉篤行君子一人而已

手
名潢字元卓號南陔行有南陔詩草志養也初舉
崇禎丙子鄉試既而天下亂親老志一子養親而
已易鼎之後感而益退雖多年乃沒先生固廳
然世外之一人焉而已矣南陔先生卒年亦八十
餘

魏之璜

之克

魏山人之璜字考叔江甯人也少孤貧初不知書
因傭書日通曉文意遂能詩且善詩兼遂善于書
善于丹青于是以丹青作生計天性孝友養老親

畫

撫諸弟皆取給于十指不肯干人適一南部郎某者知書盡賞其筆意始知名然山人杜門匿影日事盤礴于詩畫之中端然自遠公卿過訪不一報謝惟招之飲酒則往山人清言獻酬坐無考叔不樂也久之山人名益重以老壽美其終顧文莊公金陵畫品云魏考叔之璜弟和叔之克工山水筆法秀美姿顏輒媚有不勝羅綺之態之克尤工于寫水仙又書品云魏考叔真書師黃庭經結構緻密神采流麗團扇三尺嫣然動人

予幼時見家藏小楷一幅書五古數言胎息黃庭經康熙初年所書後署大江魏繼琦圖章一日致系後人則繼琦必考叔之子善承家

學也謹識

干

青岩路氏曰以貴人之門為山者山人之道也魏山人名未成不于人名既成終不過人巖巖乎山在已矣其重何如可傳哉山人初不知書而詩書丹青天縱孝友人之十指勿成名其已乎名勿傳其已乎豈惟名歟山人之子孫至今彬彬者不可以指計矣世無終于孤貧之孝友如是如是

趙拱辰

明司至

趙庠生拱辰江甯人世居西華門之三條巷純孝性成居家教授承歡備至有重幣聘之遠遊者笑

曰吾方以身事親豈以千金易一日耶祝給諫世祿嘗稱為世之真儒家之孝子子子明孫司至皆以孝稱先達相與表其里曰仁孝里

青岩路氏曰自揚名顯親之說與為人子者解圍于是士君子輒去親遠遊以為當然卒之得顯揚者不一三而失養者皆是矣傷哉唐生詩曰世豈有不孝神仙趙生拱辰曰吾方事親豈以千金易一日二言者恆言也格言也如唐生言蓬壺已在堂前如趙生言子孫皆孝稱仁孝里有身家者念

夫不徒供子為職已也

柳敬亭

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年十五獷悍無賴名已在捕中走之盱眙困甚挾稗官一冊非所習也耳剽久妄以其意抵掌盱眙市則已傾其市人好博所得亦緣手盡有老人日為釀百錢從寄食久之過江休大柳樹下生攀條泣然已撫其樹顧同行數十人曰嘻吾今氏柳矣後二十年金陵有善談論柳生衣冠懷之車常接轂所到坐中皆驚有識之

曰此固曩年過江時休柳樹下者也柳生之伎其先後江湖間者廣陵張樵陳思姑蘇吳逸四人者各名其家柳生獨以名著或問生何師生日吾無師也吾之師乃儒者雲間莫君後光莫君之言曰夫演義雖小伎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萬類不與儒者異道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而赴之欲其迅舒而繹之欲其安進而止之欲其留整而歸之欲其潔非天下至精者其孰與于斯矣柳生乃退就舍養氣定詞審音辨物以爲揣摩期月而後請莫君莫君曰子之說未也聞子說者驩哈嗚嚟是得子之易也又期月曰子之說幾矣聞子說者危坐變色毛髮盡悚舌橋然不能下又期月莫君望見驚起曰子得之矣目之所視手之所倚足之所跂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此說之全矣于是聽者儻然若有見焉其竟也恤然若有亡焉莫君曰雖以行天下莫能難焉已而柳生辭去之揚州之杭之吳吳最久之金陵所至與其豪長者相結人人暱就生其處已也雖甚卑賤必折節下

之即通顯傲弄無所詘與人談初不甚諧諱徐舉
一往事相酬答澹詞雅對一座傾靡諸公以此重
之亦不盡以其伎強也當是時士大夫避寇南下
僑金陵者萬家輒引生爲上客客有謂生者曰方
海內無事生所談者皆豪滑大俠草澤亡命吾等
間之笑謂必無是乃公故善誕孰圖今日不幸親
見之乎生聞其語慨然時時酒酣悲吟擊節意悽
愴傷懷凡北人流離在南者聞之無不流涕未幾
而有左兵之事左兵者甯南伯良玉軍譟而南尋

域

奉詔守楚駐皖城待發守皖者杜將軍宏城于生
爲故人甯南嘗奏酒思得一異客杜旣已洩之矣
會兩人用軍事不相下念非生莫可解者乃檄生
至進之左以爲此天下辯士欲以觀其能帳下用
長刀遮客引就席坐客咸震懼失次生拜訖索酒
詼啁諧笑旁若無人者左大驚自以爲得生晚也
居數日左沉吟不樂熟視生曰生揣我何念曰得
毋以亡卒人皖而杜將軍不以法治之乎左曰然
生曰此非有君侯令杜將軍不敢以專也生請啣

命矣馳一騎入杜將軍軍中斬數人乃定左幕府多儒生所爲文檄不甚中窾會生故不知書口畫以上輒合左起卒伍少孤貧與母相失請貶封不能得其姓淚承頰不止生曰君侯不聞天子賜姓事乎此吾說書中故實也大喜立具奏左武人卽以爲知古今識大體矣阮大司馬者生舊識也與左鄰而新用事生還南有請于左曰見阮云何左無文書卽令口報阮以捐棄故嫌圖國事于司馬也生歸對如甯南指旣約結還報及聞坂磯築城

則頓足曰此示西備疑必起矣後果如其慮焉左喪過龍江關生祠哭已有迎且拜拜不肯起者則其愛將陳秀也先是左病多恚怒而秀犯重罪且必死莫敢楮梧生乃設之以事曰今日飲酒不樂君侯有圖書玩好盍請一觀左曰甚善出所畫已像二其一關隴破賊圖也擘鏡自照歎曰良玉天下健兒也而今衰指其次曰吾破賊後將入山此圖所以志也見衲而杖者數童子從其負瓢笠且近則秀也生佯不省而徐睨爲誰左語之且告其

罪生曰若負恩當死顧君侯以親信卽入山且令自從而殺之卽此圖爲不全矣左領之其善用權譎爲人排患解紛率類此初生從武昌歸以客將新道軍所來朝貴皆傾動顧自安舊節起居故人無所改逮江上之變生所攜及留軍中者亡散累千金再貧困而意氣自如嘗曰吾在盱眙市上時夜寒藉東氈臥扉履踵決行雨雪中竊不自料至此今雖復落尙足爲生且吾技固在後乃復來吳中每被酒嘗爲人說故甯南時事則欷歔灑泣旣在軍中久其所談益習而無聊不平之氣無所用益發之于書故晚節尤進云

舊史氏梅村吳公曰予從金陵識柳生同時有楊生季衡故醫也亦客于左奏攝武昌守拜爲眞左因強生以官笑弗就也楊今去官仍故業在南中亦縱橫士與予善

青岩路氏曰說書下品事然所說之書亦書也得其意亦足以生人之志發人之識長人之氣若敬亭柳生者其人也吁天下何事不藏奇人况猶近

于書者乎敬亭余亦舊識其世居及余同里巷後人循循多安什一其孫曾有在余宅習童子業者質多秀令頗無獷悍之風而其本姓爲曹今則猶夫指樹之宗也

汪偉

子觀晉

汪文毅公偉字叔度號曰長源江甯人崇禎戊辰進士初授慈谿知縣公爲政無赫赫名亦不善事上官而一時循良無出其右時烈皇帝念國家多難當豫儲敷厯中外安攘文武之才爲異日揆席

地乃詔擇推知治行卓絕者入翰林公以異等授翰林簡討尋充東宮講官記注起居公之爲人素慷慨敢任事又以破格拔擢益感激思報稱每得四方警報輒拊膺流涕壬午大兵直入長驅

淮上而逆闖益熾荆襄失守公知時事不可爲欲保江南以固根本乃上江防綢繆疏凡條奏千餘言皆一時碩畫疏上天子爲之動容甲申春賊犯闕公謂其繼室耿孺人曰吾死決矣出問乘輿所在繞宮門者三則宮人皆逃出矣公還寓耿孺人

年時二十三遂先自縊死乃從容作書與其長子觀生且袍笏北向拜闕南向拜母乃自縊書曰嗚呼我生不辰丁此國難講讀之官既無事權可爲一得之長亦不見用惟有一死以自靖而已繼室耿氏少年節烈矢志不移乃于城陷之日恬然從我而死使萬世之後知我朝復有趙昂發也吾兒讀聖賢書須以忠孝自勉勿辱先人老母不能終養幼子晉生年甫四歲不能撫之成人皆吾兒事也柩不得還以吾夫婦衣冠招魂葬之華山張家

危言

崗俾魂魄常得依吾父母凡我親友俱爲致聲天下事有可爲不可失忠孝念頭也時觀生已中壬午試晉生耿氏出耿氏死以晉生託其弟耿元吉匿之後得歸南京建國觀生在南叩闈贈公少詹建祠賜祭葬諡文毅蓋烈皇帝朝特簡推知入翰林死節者惟公一人而孟進士章明顧錢塘咸建劉南昌曙三人則皆癸未公同考禮闈所得士以公門人死節云

又按公徽州休甯人其先徙應天世爲江甯人戊

相

辰進士以慈谿令拔入翰林甲申三月賊圍城急
 公顧耿孺人善撫幼子耿泣曰宿云雍氏之義謂
 何君不以待我乎公瞿然曰若此成吾志矣十九
 日昧爽耿使其弟元吉同僕抱幼子晉匿去公入
 朝三繞禁門不得入歸過吳公甘來約同死返寓
 嚼指謂耿曰當為厲鬼擊賊耳城破耿檢新相衣
 上下固縫引刀自剄未死復投繯公捉筆大書于
 壁云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城陷翰林檢討汪
 偉同繼室耿氏死節乃遺書長子觀生囑以養老

母遂自經有僕突入見之大號慟解之下公氣絕
 良久復甦問誰解者僕泣以告公大怒憤罵逐之
 出再就縊遂致命焉

青岩路氏曰文毅公倉卒赴義其實從容就義志
 既素定故也夫婦死皆兩死則愈見其烈愈見其
 誠矣嗚呼若公者不愧君臣不愧師生不愧僚友
 不愧不終養母不愧夫婦其真不愧為東南文章
 之士真不愧烈皇帝特拔之以翰林也哉

王芝瑞

公與耿夫人相
 金陵王南陽考
 康有詩送其
 載集卷中

王學憲芝瑞字鍾淑京衛人中萬厯戊午亞魁猶弱冠崇禎辛未成進士授行人天性豪軼尙義能周人之急庚辛間道殣相望公于梓誼在都門者病給醫藥死爲斂送無虛日皆稱貸以應之轉禮部郎故事宗藩襲封必由儀部申請有郡藩當降授將軍而請襲王封者以三千金爲壽曰但乞具文上他無問也公竟駁之政府謂之曰今上方篤親親第文吾與若成之公執不從真人張某覲上建壇命祈雪不效上猶眷之某因疏求策勲府以

居策勲府者故魏璫宅宏壯踰制上籍之賜額以待有勲者也事下儀部公曰張某何勲哉以一羽流高爵厚糈而祈雪且無應彼何勲哉格不與與以他第某莫能抗也時荆溪再相公故爲所取士會銓部缺人荆溪欲改公以補公力辭或曰要地也何辭公曰相公出山不厭輿望將必敗乃公事吾去恐不速敢汨其波乎乃以四川督學行在任有聲未幾國變公遠跡粵西之端州以卒梅菴僧雪憨藁葬之菴側人無知者子馮自金陵扇囊走

人

荆楚閩蜀螭躡萬里扶櫬訪而得之且并載公同
官潘澹予之柩與俱歸人多義之馮少有文名工
詩而早卒人並惜之別有傳

青岩路氏曰天翻地覆孤臣萬里甘心轉死裔荒
豈復念歸墳墓然而運窮之世窮不可問之中常
默默天道藏焉當王公都門力周急難天已早為
之設杲青一孝子杲青急父難更及多人猶夫都
門父之素誼也忠乎孝乎義乎想杲青當其時亦
不自知其然而然天用之也哉

王馮

王孝子馮字杲青四川學憲王公芝瑞公子至性
過人豪爽有大節父學憲公死王事藁葬端州西
郊之梅菴馮家赤貧徒跣奔迎經營餘年間關萬
里奉柩以歸時六合潘公士奇與學憲公同官同
志同患難同葬梅菴馮載與俱歸方起櫬時見菴
側有兩棺暴墻隅詢之菴僧僧曰此則故廣東直
指顧公之俊及其父棺也顧公與王公為患難交
王公歿時顧公為經紀其喪馮嘗從旅壁讀顧公

清江月代人文章卷二十一

帝皇明仁人文學卷二十一
之文心儀之至是悲感不勝乃葬顧公父于巳父
壙葬顧公于潘公壙各碣其墓而表誌之

王子杲青南陔王先生潢門人也杲青以學憲公
櫬還先生贈以詩云門人王馮徒跣走嶺南扶其
尊人學憲公旅櫬因載潘澹予侍御柩同歸賦贈
素旄單纓嶺表來驚聞狂喜不勝哀丹心臣自留
生氣白骨人誰問死灰十一年間孤子淚八千里
外兩棺回因親及友尤難事見爾悲哉實壯哉熒
熒誰恤彥升兒行路人偏感孝思瘴癘直驅山海

氣精神全仗鬼神知空談大節終何濟力挽頽綱
定不移北面爾嘗稱弟子東還今日是吾師

青岩路氏曰杲青王子千載人師豈第吾鄉所當
服誼嗚呼一粵鄙梅菴墻脚當日孤臣委骸累累
則天下何問不有杲青將王學憲亦不過與天下
孤忠久之同烟草滅耳其望昭昭鄉井且逮及死
友多人乎至今潘顧三人之光藉王公王公之光
藉有子乃知忠之傳不如孝之傳爲尤篤宇內誰
非人子而有不感服于王杲青之事者哉杲青不

滅于人心而王學憲亦不滅已

胥自修

庭治

胥光祿自修字二如江甯人以萬厯王子鄉薦授
曲陽令豈弟廉能勤卹民隱中山之政推三輔最
制還起復補令宜黃會奸民起肆行劫掠公多方
設畧捕而獲之方欲真法以冀肅清而有受賈緣
故縱之出柙者坐是與當事忤公不獲行其意遂
拂衣以歸曰吾在此一方欲爲此一方民除害也
是既弗得他何卹焉歸而家居餽粥弗繼一以詩

寘

書自娛懌如也久之當事者左遷之以衢州府檢
校已而轉光祿寺監事尙未離衢而值國變公具
冠服北面肅拜自是絕粒子弟悲勸之弗顧曰吾
義惟一死以報于朝廷而已容再生爲八月三日
城陷公猶端坐不移爲衆兵所殺家人倉卒卽于
座處掘土埋之月餘事定乃收斂啓視面目如生
衆皆驚歎時年六十有五七子長庭治字曰肇平
爲京兆諸生夙有聲娶任氏生二子一女先因避
亂居桑園浦聞訃同妻赴水死其子時逢時迎及

幼女見父母死則皆溺死五尸相從互結不可解
鄉人乃合為一大塚瘞之遠近聞者莫不為之悼
感

青岩路氏曰其父從容就義其子慷慨忘生難乎
易乎心之所極皆不得以難易云之者也悲哉可
敬也哉胥宗之慘莫過于斯時其人文之盛即莫
過斯時理固一致也庭治昆弟七人嗣是才名多
顯著俟更詳之

陳六奇

日輝

陳大令六奇字鳴驚號曰曦升龍江衛人也生平
事親盡孝其讀書砥志工苦自立萬曆四十六年
戊午鄉試房考虞節推廷陞閱其文許以細心可
任天下事一時偉之乃公既雋而屢困南宮以親
老謁選景陵令令多惠政顧受命以來飲冰而治
一介勿取泊如也家宿貧或以諷之公寄子日輝
等以詩曰陶令歸來無酒價范雲在任乏身謀肯
將百代貽芳骨輕付千年作笑籌蓋其介節矢之
素矣間嘗語其友人云縣治嶢嶠曾以公事夜還

民家無男子者婦人必于門內束葦為炬以照與從過爾時惻然念何以答百姓仰望之情欲不盡心民事得乎既而憂還崇禎之末服闋補令曲靖府南甯縣在任未幾獻賊破城知府焦潤生死之公以守被殺于縣東門全家遇害

青岩路氏曰楚分危境也公已脫景陵可以免矣豈意滇中人皆謂可以避世者而忽淪氛塵若此嗚呼大亂之世仕途其得有桃源乎以公之清而念民也而終不免于死愴夫

劉旋 編會

劉尙寶旋字遞生應天府庠生也篤學以孝友聞行已常古道自期應崇禎戊辰恩貢令四川崇甯縣在任以惠政愛于民丁丑獻賊由廣元入寇川中州縣望風先避崇甯彈丸遠近無援公獨誓守弗易先事查盤倉庫擇殷實紳衿子姓散寄取領獄囚取保以備不虞賊攻圍甚急邑父老咸進曰崇邑無城無兵君侯不去夫復何待公笑謝之既而賊蜂擁以至公冠服獨坐堂上罵賊賊怒剗其

傳

目抉其腎罵聲猶未絕事平倉庫俱全衆囚投獄
子綿曾護印以候代巡撫傳宗龍直指梁士濟疏
聞上憫其孤忠贈承直郎尚寶司丞崇邑祠之名
宦梓里祠之鄉賢請給綿曾衣巾以奉其祀

青岩路氏曰劉公身死而又能深計以全朝廷之
事于身後視徒以死爲了事者固大逕庭矣曰孤
忠洵矣孤忠哉綿曾亂危之際能始終父計護印
以候尤才子也可用而祇給衣巾奉祀未盡賞矣

賈必選

賈戶部必選字直生一字徙南江甯人萬厯己酉
鄉薦厯官戶部雲南司郎中居官有特操動以古
義自律不假詞色于人筦西新倉清貞自矢于錢
穀出入矚然無染一切滓指漏規屏除淨盡意祇
在國家得三軍實用暇則閉戶晏坐焚香讀書不
妄與朝貴相攀接也同舍郎倪公嘉慶督理新餉
與公同臭味科臣宋之普疏訐大司農侯公恂詞
連嘉慶誣其乾沒屯豆七百石廷臣咸知其寃時
烈皇帝以軍興餉費用法綜覈欲置重典嘉慶遂

繫獄七年會同郡程公國祥入爲大司農公乃謂之曰嘉慶無罪國人知之奈何坐視其寃而不白乎程公曰此事須合十三曹公揭來當爲申救公乃倡義具揭揭成而後具疏疏入上怒切責禍且不測程公不能執變其詞曰此賈員外意也于是十三曹官無慮百輩競造公曰爾累我將甘心焉如是者紛呶不絕公怡然自笑曰是役也我發之我收之與諸公何罪脫有不測請以七尺軀保諸公無恙諸曹悟始稍稍散去公則青衣小帽凡坐

日

署中席藁待罪及盤查豆數後牘上上見公名竟置不問蓋公筦倉務有清官名同事內監得之嘗以告上上故重公程公恐重違上意授意銓司調公九江府幕公拜命攜一童子策蹇就道未幾遷桂林司理尋轉南工部而嘉慶由是亦得白乙酉之變公遂隱居不見先是公陞南工部虞衡司未任丁父艱歸卽杜門不出居家讀易日與同志數人講究性命之學春風和氣藹然可親人亦樂從之遊者老而日盲捐貲贍儒生數人誦說古今疑

義憑凡聽之一一爲之剖析隨給筆札錄之成帙
每至夜午不休曰非是不樂也公風裁矯矯而耄
期好學所稱老而不倦者歟卒年八十有七孫口
口京庠生

青岩路氏曰公救倪公一節古天下義士之風也
可易云哉以公之義能烈烈同鄉之友將死國難
何難而在公之義一杜門自安老壽而可者以歸
既早則存亡非所貴也此當日值國變者一道之
正也

倪一本

倪封翁一本字惟務號曰碧山長子嘉慶初以進
士高第守尙書度支郎會天子以皇子生推恩羣
下父母翁得以子貴封戶部浙江清吏司主事配
李與余皆得贈安人文莊顧公碧山倪封翁誌曰
倪之世系云自宋學士吳興文節公思數傳而徙
居曲阿至汪溪公始挾策遊金陵子守溪公配湯
因習業江甯遂占籍而定居焉守溪公舉三子碧
山翁居長生穎敏業詩書既壯有室矣會守溪公

老不能劬家政而翁室李安人又早卒翁乃慨然曰今此何日而我猶刺促章句爲遂謝去夙業業賈賈輒數倍效乃再娶余安人余賢待守溪公與湯孺人鮮不當意而佐翁督家人勤敏趨事業用是益起翁二弟旣娶家一秉于翁夫婦撫視惟謹蓋數十年手足娣姒無間言也守溪公與湯孺人旣先後卽世翁乃以家授弟身遊于燕翁雖廉賈而精心計息常倍起然性慷慨好義人以緩急赴者蔑弗應蓋里中之以宦遊燕若羈旅之屬有需必令得所願而去以是翁義聲日著于兩都而業乃日挫旣歸視二弟之橐垂垂如縣磬然責逋者且衆翁乃捐所置產以償時公家計中落而計部君美秀而文翁知其必貴因延名師俾益就學以擴其志逮試爲博士弟子所爲文爲諸公所器重則公益自喜其慷慨好義不以豐約撓情自如也而余安人愛計部君篤念翁日夜望其成又不敢以顧復廢丸胆每遣就外傳私輒飲泣有病戒家人勿使知惟計部君亦時時念二親望我若此沈

湛所業諸俱弗暇問也乃安人竟先翁卒計部君痛母亡又不忍重傷父志益自奮力于學蓋辛酉壬戌之役連得雋而翁之喜可知也詒書相慰勉以潔已奉公先國務後私圖計部君奉其言惟謹亟圖省覲而歸期滿則翁輒趣裝使北計部君謁選得戶部奉命督京倉翁踰年身往視于其邸見其鈎稽穀秩之數出納必中程胥役無所牟利歲省羨萬餘石祿以佐大農翁乃輾然喜曰兒服官如此吾復何憂會上覃恩翁得從闕下拜命遂飭

述

駕歸矣歸而里中親故日持羊酒以賀翁間則召諸昆季故人時與擊鮮為宴樂絲肉遞陳履舄交錯終席靡勸翁雖與寄華曠吐納風流然禮客甚恭與物無競粥粥循墻不為車上儻月旦咸以長者稱之計部君以督餉輶車往來吳中時時過里多方以娛侍翁見者謂是父是子相與引翼翁之受祉未可量也乃己丑冬以疾遽卒得年七十有四子二長即計部君嘉慶次嘉祚武學生孫二長震次霖計部君出皆名士

乙

顧文莊公曰翁家世素封晚又受爵級服冕乘軒與諸大夫伍里人榮之計部君奉使江南又得以其間侍公杖履于三山二水之間蓋前是吾里中之以子貴者不數人而子就家以養者又最爲罕觀翁乃邂逅得之人愈以爲公樂要碧山翁固有所以得之矣無德不酬昔之成言不亶然乎哉青岩路氏曰曲阿之倪徙于金陵者亦甫三世而啟比于前諸宗固其例焉不足異也計部君蹇蹇仕途不及他宗之暢顯然凜凜大節足數爲此地殿氣運之一人則碧山翁之得之更爲多矣夫豈在顯暢乎哉

倪嘉慶

倪給事嘉慶字篤之一字樸菴江甯人母余恭人禱茅山而生公幼卽篤志砥行儵然有出世思天啓元年鄉薦二年壬戌登文震孟榜進士官戶曹時議裁驛站公執奏驛站乃朝廷之一大養濟院也游手強悍之徒不肯爲兵不卽爲盜者皆賴以存活今過裁之若輩消歸何處是腹心之患也不

從不幾闖獻之禍果熾理新餉值楊閣部嗣昌以
 增兵辦寇請加餉公執議謂今日之患不在兵少
 而在餉多餉多則農病農病則民貧民貧挺而走
 險者則益衆不若簡練士卒減餉裕民以消盜源
 之爲得也嗣昌銜之繼忤執政誣以豆案繫獄七
 年公惟閉關危坐精研易理究心釋典毫無怨尤
 長子震籲寃不白乃血疏以控于神公戒之曰君
 恩置我爐鞴鍛煉凡根得休歇地凡下石者皆我
 善知識若以寃家視之則誤矣壬午獲釋猶擬遣

戍臺省交章薦之部逡巡未復隨雁國變甲申春
 調銓部改戶科給事中晉階朝議大夫未幾公遂
 獲髮爲僧稱曰笑峯遠隱青原山中庚子夏沐浴
 端坐而逝所著計樞銓諫棘遯諸草棲霞青原諸
 錄行世

青岩路氏曰烈皇之季天下去矣吾甚恨欲貴者
 猶不審木末輒大言以誑上也倪公獨不誑時宰
 銜之勢矣公學道人爐鞴中鍛煉七年豈復惜生
 死然脫難後令如賈公竟得歸而杜門豈不甚善

而惜乎甲春一調爲日無幾義又當死當死不死其若公何夫公滅跡而逝如賢子孫無此父祖則孤臣之分畢矣此當日值國變者又一道之正也

凌駟 潤生

凌御史駟字雲翔號曰龍翰歙人也而常寄宗都下崇禎癸未登進士第明年正月授兵部職方司主事督撫軍前贊畫曲沃兵潰官降駟獨走至臨清糾合三百人起兵擒僞防禦使王皇極等三人傳檄山東其畧云近今逆賊所恃過無假義虛聲

書

假義則豫免民租虛聲則盛稱賊勢以致浮言胥動舉國如狂懦無知開門揖寇及至關城一啟卽便毒楚交加一官而徵數萬金一商而派數千兩非刑拷比罔念尊賢縱卒奸淫不遺寡幼將軍出令先問女人州縣升堂但求富戶于是山東河北聞之各土寨來歸者甚衆上疏南京改公浙江道監察御史巡按山東而大兵日逼公復上疏言臣以鉛槧書生未諳軍旅先帝過簡置之行間遭值危亡不能以死報國乃以萬死餘生糾集

其

義師討擒僞逆誠欲自奮其桑榆之效然不藉尺
兵不資斗粟徒以忠義二字激發人心方今賊勢
猶張東師漸進臣已上書東國大臣反覆懇切不
啻秦廷之哭矣然使東師獨任其勞而我安享其
逸東師克有其土而我坐受生名恐亦無以服彼
之心而伸我之論爲今之計或暫假臣便宜權通
北好合兵討賊名爲西討實作東防俟逆賊已平
國勢已立然後徐圖處置之方若一與之抗不惟
兵力不支萬一棄好引仇併力南向其禍必中于

江淮矣若臣之自爲計則不當出此臣南人也卽
不肖而有功名之想尙可幾倖于南但恐臣一移
足而南大河之北便非我有故忍苦支撐于此以
爲他日收拾河北畿南之本夫有山東然後有畿
南有畿南然後有河北臨清者畿南河北之樞紐
也與其以天下之餉守淮不若以兩淮之餉守東
伏乞皇上擇一不辱君命之使臣聯絡北方以弭
後患宣慰山東州縣以固人心時朝廷已遣陳洪
範北行而竟無一兵救山東者 大兵盡下山

東州縣公南走至大名 皇朝以兵科印劄招

公公懸之陳橋驛中遂獨身至南京入對復差巡

按河南公受命疾馳入歸德而 大兵已至城

下大帥引兵南走獨公與士兵數百人守城中遊

擊趙擢入城說降公斬之以徇次日公率士兵出

西門斫營而守者已開東北門迎降 皇朝大

帥傳令必生致公公自刎為其麾下所持乃以兩

部印投井中命叅將吳國興等齎敕旨並具遺疏

入奏即書一官衙帖與其從子潤生單騎詣營見

大帥長揖不拜大帥雅重公命具饌酒親持金爵

飲公公辭以性不飲酒留公營中另設一幕贈大

帽一貂裘一革舄二公不受強留之一日夜與潤

生同自縊死遺大帥書云世受國恩不能有濟報

之以死走義盡矣願貴國毋負初心永敦鄰好大

江以南不必進窺否則楊子江頭凌御史即昔日

錢塘江上之伍相國也承貴國隆禮人臣義無私

交謹附繳入大帥命殯之察院公署送銀乙百兩

治喪城中吏民皆大哭公母年七十歲子年四歲

駟

倚

登第後未得一省云事聞朝廷壯之下部議卹會
國亡不果

長洲陳氏曰自宏光初立史公請分淮南四鎮遂
無一人計收山東者使乘 大兵未下之日一

旅北出與公犄角上扼滄德下蔽徐兗天下事未
可知也嗚呼公死矣孰謂國無人哉

青岩路氏曰公之氣比于劉越石爲雄公之心比
于劉越石爲純而當醉夢之君相終于呼天不聞
其若之何嗚呼公死矣使後之作亡國歎者不至
歎國竟無人卽公之爲光多矣他何問焉凌氏有
龍翰有官球兩先生又有潤生一時烈義三人盛
矣哉

凌世韶

司農凌公世韶字官球別號泃沙休甯籍世居應
天爲江甯人侍御史龍翰公之從子也崇禎庚午
舉于鄉登甲戌進士第公爲諸生卽以詩文鳴于
時爲人誠恪靜正不苟言笑得第後授蕪清知縣
不肯以鞭朴催科上官屢徵賦不應左遷汀州府

夏

帝里前代人文卷二十一
經歷署甯化縣縣邊海民操土音不可解納課胥
每執之爲盜而奪其有莫能辨者公知之嚴懲其
弊民以安而公庭積逋爲之一清陞浙嚴州府推
官一介不取以廉慈稱擢戶部郎中忤時去位宦
遊數年家貧甚田一頃屋數椽不蔽風雨乙酉夏
南都失守爲正希金先生共思起義知事不濟棄
家隱黃山潛心內典求出世法癸巳夏以病卒僧
舍無子公喜讀宋謝臯羽詩其敘臯羽晞髮集云
靈均畢命于沈夏申胥捐生于痛哭志有成違時

有後死其于致命遂志抱貞懷獨賚芳不昧乃彈
貪頑之肉者一也蓋亦公自道云又或曰公喜爲
詩詩靜秀有峻骨如其人甲申卽棄家爲頭陀不
俟乙酉夏後常居半峯菴寂莫自廢及卒巾鉢蕭
然幾不能斂陳侍御宜肅諱昭爲之誄曰食無田居無
椽置身曠劫之前而愍視大千故雖貧不憐氣孤
愈騫白虹紫烟河漢帶天世則替惟古之賢奧乃
肆肆乃中于義當其棄官以逃實求其曹古今剝
海秋風鴻毛僉曰此亦晉淵明也請私諡以文陶

順

青岩路氏曰知幾其神乎凌先生甲申以後乙酉以前高舉冥鴻頭陀漫烟不遠于人，不辰于天，洵置身曠劫之前者乎。靡家靡室，苦于陶，遠于陶，而近于陶，同志者諡之以文陶，得之矣。然則傳之宜書之以文陶先生，而曰司農何也。一逐去之，司農郎足重先生乎。曰：不可。農郎不文陶矣。先生之文陶先生，甚重此，逐去之，司農郎也。書曰：司農凌公，紀先生之志，以爲我鄉曲光也。從來國亡，孤臣小臣，義所當爲，不論難易，輒爲爲之。不濟則隱而去。此當日值國變者，又一道之正也。

青岩路氏曰：舊京人文盛矣，觀其初盛，不忍見其終衰。雖然，忠孝烈烈不少，何哀歟。猶夫盛也，但忠臣一死，則已不死而生，卽義當審其所安，故殿以賈倪凌三公表道之正。嗚呼，難言之矣。三道之外，非余所知也。

黃山志見公別傳。公初去世，所往潛蹤之處也。傳曰：白毫大師者，法名大時，歛人卽凌世韶，字官球。崇禎甲戌進士官司農者，大師處約味道，生平奉

哀

雜

母至孝所著古文詞清奧幽折善戈法做秀才時
卽長齋事佛登第後布衣蔬食清操愈嚴乙酉避
世到山卽獲染住文殊院普門大師道場在山天
都蓮花兩峯之間後擁玉屏峯而前有崇巒曰菩
薩座登座烟雲無際萬峯出沒足底其奇尤在山
徑緣梯棧穿石穴厯厯見遠山平楚故景爲獨絕
其初人也過小心坡夾壁爭高綫光曳白爲一線
天又進級轉壁回厓益崩登益削途復窮雙崖斷
若峽假欹松棧以渡渡已升天級復一綫級愈升

壁愈合相視顏色如夜約半里許仰窺石頂突口
如喉憑梯出突突出天開衆峯乃露又里餘乃至
院院乃天半截斷塵區之一境也初大師決願來
此蓋萬塵俱冥心已成佛而乃來于此矣旣來此
遂住院閱藏久之晚年掛錫秣陵示寂天界禪室
寂頃玉柱雙垂云

青岩路氏曰諸以僧去亦不少而如凌如孫如倪
人信爲眞士夫者卽人信爲眞禪子在禪乎抑不
在禪乎眞在何處後之論者可以思矣

孫自修

孫別駕自修字無修江甯人也母夢日光入懷而孕公公爲人豪華自喜放跡不羈天啟甲子鄉薦授陽江令遷雲中郡司馬請告歸感時亂忽盡遣其愛妾三人仰天大笑遂隻履出門莫知所之後有知公于某地者云公已祝髮巖棲谷汲縛茅于人迹罕至之處顏曰懸溪菴嘗擔柴負重以自給其子某間關往省敕斷家事以學道讀書相勉而已交遊有識其面者避去不顧識者謂公生平兒

女情深非契然者而一旦拔出愛河徑登雪嶺毫無沾滯真足重也或曰公以甲午卒于禹航之懸溪云

青岩路氏曰無修先生余未識其人而與聞其風余父執大甫鄭先生者有道之古君子也及無修先生素交至密崇禎之季壬午癸未之間兩先生以主賓朝夕盤桓鄭先生爲余言孫先生伉朗古誼喜詩歡寫字曾爲余索寫白扇二單條一詩條憶乃五言古前後兩扇皆七言律二首字俱小小

行書詩大概悲憤慷慨今皆不憶甲乙之交時方
洵洵仕進鄭先生一日愴然過余言孫先生謂必
不可處矣當去矣旋不幾日鄭先生又過予曰孫
先生竟去矣家莫知其所之矣鼎沸之後吾郡士
大夫以逃禪往者不一人而孫先生見幾特早噫
其悲矣哉其神矣哉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二十終

壽